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曾 滌 生 文

王益吾選本

上册

注音
曾滌生文

揭要

靈皋爲桐城派之濫觴，至姬傳氏而益昌明之；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不可偏廢之言，能文者視爲圭臬；公亦以文家正軌，舍此何求；推之論者，謂其隱然以繼續桐城自任矣。然讀公之文，上者既淵源於史漢，次亦不失爲唐宋之作家，所謂經世之典，六藝之旨，粲然大備其中者，非與？豈屑與桐城自域者爭短長哉！

小傳

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一等毅勇侯，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著有求闕齋詩文集、經史百家雜鈔等。

書。

曾注曾滌生文

二

曾滌生文

注音

目次

卷一

原才	一	黃仙嶠前輩詩序	二五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二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	
歐陽生文集序	六	詩序	二七
經史百家簡編序	一一	孟子要略序跋	二九
國朝先正事略序	一三	書歸震川文集後	三二
衡陽彭氏譜序	一七	鈔朱子小學書後	三三
湖南文徵序	二〇	書學案小識後	三五
朱慎甫遺書序	二三	書儀禮釋官後	三九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四一

復賀耦庚中丞書	四四	與李眉生書	八三
致劉孟容書	四六	與王叶庭書	八四
答劉孟容書	五二	送郭筠仙南歸序	八四
復彭麗生書	五七	送劉椒雲南歸序	八六
復胡潤之書	五九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八八
復李眉生書	六一	送周荇農南歸序	九一
與朱仲我書	六六	送唐荇農南歸序	九四
復黃恕皆侍郎書	六九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九六
復劉霞仙中丞書	七一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一〇〇
復吳南屏書	七六	葛寅軒先生家傳	一〇二
復陳虎臣書	七八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一〇六
復陳右銘太守書	八〇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一〇九

卷二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一	苗先麓墓誌銘	四四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四八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一一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五一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一七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五五
畢君殉難碑記	二一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六〇
林君殉難碑記	二四	隨州李君墓表	六四
何君殉難碑記	二七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六六
劉君季霞墓碑銘	三一	大界墓表	六九
新寧劉君墓碑銘	三四	台洲墓表	七三
仁和邵君墓誌銘	三七	季弟事恆墓誌銘	七六
唐確慎公墓誌銘	四〇	彭母曾孺人墓誌	七九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八二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一一四
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八五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一一七
錢塘丁烈婦墓表·····	八七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一二一
聖哲畫像記·····	八九	湘鄉昭忠祠記·····	一二六
求闕齋記·····	九七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一三〇
槐陰書屋圖記·····	九九	五箴并序·····	一三三
養晦堂記·····	一〇二	祭韓公祠文·····	一三六
湘鄉縣賓興堂記·····	一〇四	祭湯海秋文·····	一四〇
江寧府學記·····	一〇八	母弟溫甫哀詞·····	一四二
箴言書院記·····	一一二		

注音
曾滌生文 卷一

王益吾先生選本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

原才

一

水流溼，火就燥，無言不讐，誠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其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戰戰】素稟貌。【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見易繫辭。撓，動搖之也。【水流溼二句】見易乾卦。【十室之邑】語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一命】周制：任官自一命至九命。【惴惴】憂懼貌。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芝房，名鼎臣，字子餘，清湖南善化人。道光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著有荈齋文集。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二，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

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市、廛、巫、卜、繕、稟、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

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音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書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切字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

往者漢陽劉傳瑩音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窄音宋

賢，閒嘗語余：「學以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

覈音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

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雲即世，臨絕爲先令，

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既銘其墓，又爲家傳，蠱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

氏之祔。石音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

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至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邪？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邪？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茶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茶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茶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評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善化】縣名，舊與長沙縣同爲湖南省治，今併長沙。【建昌】舊江西府名，今廢，歸南城縣。【疾革】革，本作極，急也。

【和】舊爲浙江省治，今改杭縣。【體國經野】周禮：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酒漿塵市巫卜繕廩天鳥蠶蟲】

周禮：酒正，酒人，鬻家宰，司市，廛人，屬司徒。大卜，司巫，屬宗伯。繕人，廛人，屬司馬。碧族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除庶蟲。蠶氏，除水蟲。

屬司徒。【春秋釋例】書名，杜元凱所著。【左邱明】史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周禮盡在魯矣】晉韓起聘魯之言。

見左昭。【禮書】史記：太史公自序，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封禪】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報地之功，曰禪。五經通義：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史記：有封禪書。【平準】漢大司農

屬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之輸斂，實則糶之，賤則糶之，平賦以相準，糶歸於京師，故曰平準。史記有平準書。

【杜佑】祐字君卿，唐萬年人。撰通典二百篇。

【泰半】即大半也。

【張子朱子】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郟人，世號橫渠先生。朱子謂朱熹。

【顧亭林】名炎武，明末崑山人，入清不仕，著有左傳杜解補正，天下郡國利病書，菴中隨筆等數十種。

【江慎修】名永，清婺源人，撰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秦樹澧】字蕙田，清金匱人，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槩】削木為臚，以書文字者。西京雜記：揚雄懷鉛握槩。

【漢陽】縣名，屬湖北江漢道。

【箝】歷也。

【覈】驗也，考事得實曰攷覈。王陵文：研覈臧否。

【祐】宗廟藏主之石室。

【良知】孟子：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明王守仁本此說演為良知之學，理學家稱為陽明學派。

【臺榿千里】禮經解：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曲學阿世】漢轅固與公孫弘同被徵，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謂為邪曲之學問，以阿附世俗也。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禮同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蓺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

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恠農，善化孫鼎臣芝

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蘇典切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音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療音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邪？

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瀨音喜往復，亦時有流離之概。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登音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音欬音，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音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桐城】今縣名，屬安徽省。【姚姬傳】名鼐，桐城人，乾隆進士，著有惜抱軒文集二十卷。【方望溪】名鼐，字靈皋，桐城人，康

照道士，官至禮部侍郎，著有望溪文集。

【劉君大魁】字耕甫，號海峯，桐城人，乾隆時副榜，召試鴻博，舉經學，皆報罷，授黟縣教

職。【世父】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範】字南青，號璽塲，桐城人，乾隆進士，著有授鶴堂文集。【歷城】

今縣名，清為山東省治，民國廢府留縣。【周永年】字書昌，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乾隆進士，業經書，凡積五萬卷。【江

西詩派】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宗派之祖曰黃魯直，其次陳師道，凡二十五人，居仁其一也。【鍾山書院】鍾山，在江蘇

江寧縣東北，俗稱紫金山，清時於其地建書院課士。

【著籍】著，謂著名於籍。【上元】縣名，屬江蘇，今與江寧縣併。【管同】字

異之，道光舉人，有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

【梅曾亮】字伯言，道光進士，官戶部郎中，有柏硯山房文集。【方東樹】

字植之，桐城人，諸生，著有儀衛堂文集，一得齋清錄諸書。

【姚瑩】字石甫，桐城人，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著有東槎紀略，寸陰

叢錄，東漢詩文集。

【高第】漢書：今郡縣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戴鈞衡】字存莊，桐城人，道光舉人，從方東樹遊，有味經山館

集。【新城】今改黎川縣，屬江西省。【魯仕驥】字聚非，原名仕驥，改九皋，乾隆進士，知夏縣，有惠政，有山木居士集。【吳德

旋】字仲倫，諸生，有初月樓集。

【陳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新城人，嘉慶進士，由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有太乙舟文集。【南豐】

縣名，屬河南新

城。【吳嘉賓】字子序，道光進士，咸豐間以內閣中書治鄉兵，禦洪楊，城陷，死之，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建昌】

見上篇。

【私淑】孟子：予私淑諸人也。【永福】縣名，屬廣西省。

【呂璜】字禮北，號月澹，嘉慶進士，官浙江西塘海防同

知，有月澹文集。

【臨桂】縣名，舊為廣西省治，今改為臨桂縣。

【朱琦】字濂甫，號伯韓，道光進士，以道員守杭州，城陷死，雖有

怡志堂集。

【龍啓瑞】字軒五，號翰臣，道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有經德堂文內外集。

【馬平】縣名，舊為廣西柳州府治，今

屬廣西省。

【王拯】原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道光進士，官至通政使，有龍壁山房文集。

【巴陵】縣名，今改常德縣，屬湖南武

陵道。【楊彝珍】字涵，字湘性，武陵人，道光進士，官至兵部主事，有移芝堂文集。【孫鼎臣】見芻論序題注。【湘陰】

縣名，屬湖南省。【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道光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有養知書屋文集。【澧浦】縣名，屬湖南省。【舒

燕】字伯魯，授例爲戶部郎中，有綠荷軒文集。【湘潭】縣名，屬湖南省。【歐陽兆熊】字曉岑，善醫，有詩集。【轍志】轍

旌旗之屬。漢書：拔趙轍，搗漢赤轍。按：轍志，猶云標記。【洪楊】清道光末，洪秀全倡亂，楊秀清輔之，二人皆廣東花縣人，是爲粵匪。

【石城】即石頭城故址，在江蘇江寧縣西石頭山下，後漢建安十六年，孫權建，唐武德八年廢。【撰杖】撰，持也。禮曲禮：撰杖履。

【都講】謂講師。張天胤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催講既切，祖臺輒持同房生曲禮。見魏書祖臺傳。【兵燹】燹，火也。兵亂縱火

焚燒。【爬梳】爬，畫而梳之，喻整理也。韓愈文：蜂屯蟻聚，不可爬梳。【物故】死也。漢書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

九人。【瘵】肺病。【殂】死也。書：帝乃殂落。【縝】緻也。禮聘義：縝密以乘。【逃空虛者三句】見莊子。意：足踞聲。

【警效】厚之輕者曰警，重者曰效。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煩音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

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

鍾嶸嶸音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音別高下，於是有評點

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

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鉤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閒。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

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閒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遺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

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沅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閒亦釐正其謬誤，評騭質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徵諸儒】漢武帝時，董仲舒爲相，董仲舒爲相，董仲舒，奉孝廉，徵公孫弘、轅固等，勸學興禮。【章句】分其章節句讀也。【劉向父子】向

字子政，故字子駿，向嘗校書天祿閣，故與父領校秘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經籍目錄之學，自啟始。【校讐】劉向別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他家相對爲讐。【劉勰】字彥和，南朝梁東莞人，早孤，篤志好學，博通經論，撰文心雕龍五十篇。【鍾嶸】字仲偉，南朝梁潁川人，著詩品三卷。【品藻】漢書注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句股】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化成之後。股者，對偶名也。按以筆志其股未止處，謂之句股。【旌別】書旌別淑慝。【乙】讀書以筆志其止處，曰乙。【沉甫】名國荃，國藩弟，官至兩江總督。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音看石給事儀吉，傲明焦竑音宏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

同治初，又得鄮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同撰諸家之文矣。

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音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胡切本耀耀同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音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音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歷各切血，而不肯少休，老毫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峻，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並醢音醬音齏音，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

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勗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

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褻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褻貶於錙銖，莊持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巨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嘉興】縣名，舊與秀水並為浙嘉興府治，今屬浙江省。【給事】給事中，始於秦，清隸都察院，與御史同為諫官，故亦稱給諫。

【焦竑】號宇弱侯，明上元人，著有獻徵錄一百二十卷，探明一代名人事蹟，起洪武，迄嘉靖。

【鄆陵】縣名，舊屬河南省。【汴水】在河南。【湖湘】湖南省為湘江所經。【唐文皇】名世民，高祖子，在位二十三年。

【宋仁宗】名祿，真宗子，在位四十三年。【元世祖】名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明孝宗】名祐樞，憲宗子，在位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名玄燁，清世祖子，年號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洙】巨也。楚辭：身服義而未洙。【后稷】虞舜時農官，名棄，周之始祖。

【成康】周成王，武王子，名誦。康王，成王子，名釗。【泊】及也。【六祖】肇祖、興祖、顯祖、太祖、世祖也。【一宗】太宗也。

【咯血】病名，一名肺出血。【北征】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聖祖屢親征噶爾丹。【南巡】康熙二十八年，四十一年，聖祖兩次南巡。四十二年，黃淮告成，親閱堤工。

【壬遁】壬即六壬，占法之一，與遁甲太乙，世謂之三式。五行始於水，故稱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曰六遁。即遁甲術數之一，其法以十干中之乙丙丁為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為六遁，而以甲統之。

於水，故稱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曰六遁。即遁甲術數之一，其法以十干中之乙丙丁為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為六遁，而以甲統之。

以配九宮，視其加臨之吉凶，以爲趨避，故謂之遁甲。【字母】切音之符號，謂多數之字，皆從此少數者生出也，故謂之母。各國字母性質不同。【咸豐甲寅乙卯】清文宗四年五年。【挾策亡羊】莊子：咸與穀二人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咸奚事，則曰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曰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則同也。【吏議】漢書：卒從吏議。【右】翁助也。左：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黔】今貴州省。【錙銖】皆古衡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八銖爲錙，喻微輕也。

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

歐陽公譜課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既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瑯琊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嚳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系，相承不絕，

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接音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

衡陽彭雪岑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肅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計，躋音巨憖音於金陵。當其提挈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勲勞日著，朝廷授爲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

同治四五年閒，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譜牒，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贈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纂，族之材俊子弟，奮迹師中，積功累伐，珥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光大矣。其系表

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凜凜乎闕疑之誼云。

國藩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尚在衡，與彭氏擊柝相聞，墟煙相接。曩者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修家譜，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曾大儒，但求歉於吾心。久因兵閒，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曾子】即孔子弟子曾參。【關內侯】秦制：爵第十九級曰關內侯，漢因之。漢書百官表注：昔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曾子固】名鞏，北宋南豐人。【唐宰相世系表】歐陽修撰新唐書，表列書中，或云表爲呂夏卿所撰，舊例奉敕修書，止署名高一

人名，呂官不及歐陽，故題歐陽名耳。【琅琊】古郡名，亦作瑯琊，今山東舊兗青沂萊四府東南境及膠州之地。【王氏】王者之後，號曰王氏。廣韻：所載有二十一望，太原瑯琊尤著。【周靈王子晉】即王子喬，靈王太子，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閒，浮邱生

接引上嵩山，復乘白鶴，至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見列仙傳。【王吉王駿】吉，字子陽，漢元帝時，官至諫議大夫。駿，吉子，以孝廉爲郎，官至御史大夫。【關陵蕭氏】關陵，地名，在山東博縣東，蕭氏望出關陵。【蕭何望之】何，漢沛之豐人，封鄂侯，與張

良博信稱三傑。望之，字長情，漢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元帝時，爲弘恭石顯所陷死。【猶豫】獸名，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

【隄】目旁毛也。【彭雪岑】名玉麟，清湖南衡陽人，官至兵部尙書。【跽】仆也。呂氏春秋：將欲舉之，必先跽之。【慈】惡也。

【濟元惡大慙】史記：始皇收天下之兵，銷鋒鏑爲金人十二。【巡撫】官名，明置，清時爲外省行政長官。【漕運總督】官名，管轄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駐清河縣，清末裁。【漆雕】孔子弟子。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秦和】縣名，屬江西省。【光祿大夫】清正一品文階封職。【珥貂】謂插貂也，漢中常侍之冠，皆插貂尾，金環附耳爲飾，嗣後中常侍用宦者，亦沿用之。左思詩：七葉珥漢貂。【杼】取出也。

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

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

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音而寡實。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閒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

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閒，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

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塗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調，一物之制度，辯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

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也。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閒，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

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緜】案重也。儀禮：喪成人者其文緜。【排比】唐會要：褚无量馬懷素侍宴，上曰：篇卷錯亂，卿爲朕排比。【婀娜】柔美貌。韓

李：謂韓愈李翱。【不遷之宗】禮大傳：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五嶺】嬰氏五嶺記大庾，始安（即越城嶺）

臨賀（即萌渚嶺），桂陽（即騎田嶺），揭揚（即都龐嶺），此言接近粵省也。【苗】種族名，古三苗裔，相傳爲樂風子孫，或謂黃帝

曾孫卡明之後，湖南貴州最多。【離騷】史記：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太極圖說通書】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著此兩書。

【說文】漢許慎字叔重，撰有說文解字三十卷，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自來言小學者皆宗之。南唐徐鉉文撰有說文繫辭，元周伯琦撰有說文字原。【禹貢】夏書名。

朱慎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煊，真律切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

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夔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游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附和，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閒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

自六經之興，百氏雜家有^レ用之^レ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河，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レ腆，他典切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析名，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レ駭^{音駭}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音屑}覬^{音覷}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音鑄}鑄^{子全切}。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裕，闔然至死而不悔。

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音宏}茲^{音滋}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爲類也。予既受讀終篇，因頗爲論定，以貽鄉人知觀感焉。

【瀏陽】縣名，屬湖南省。

【周程張朱】即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

【性理】宋儒言性命理氣，一曰理學。

【舉子

業】廩試文字，謂之舉業。金史：都督學不事舉業。

【腆】厚也。

【科目】唐制：取士有五十餘科，謂之科目，後世止進士一科，亦

稱科目治用之誤也。見訂論雜錄。【鑄】讀也，如降官曰鑄殺。【繩】糾失曰繩。書：繩愆糾謬。【九圍】宋劉敞撰易數鉤隱圖，以九數爲河圖。【德清】縣名，屬浙江省。【胡渭】字融明，號東樵，清德清人，專窮經義，尤精輿地之學，著有禹貢餘瀝。【寶應】縣名，屬江蘇省。【王懋竑】清人，研求朱子之學，經史多自抒心得，著有白田雜著八卷。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未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

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謝回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閒者，太山一豪芒。」

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

今之君子，秋毫之榮華而以爲喜，秋毫之摧挫而以爲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旦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童而不息，以伊伊音憂憂音蹇淺之語，而視爲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

松滋黃仙嶠嶠音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滇音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閒以其餘，發爲詩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爲閔爲隘，爲謙爲盈，不可一二計也。

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器識】唐書：士先器識，後文藝。【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有詩聖之目，集中多愛國忠君撫時感事之作。【追章琢句】追
逐，猶雕琢。詩：追琢其章。【篤老】老甚也。【豪芒】極纖細也。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按：毫，古通用。【蘇
氏】蘇軾。【沾沾】滿足也。【毀齒】言易乳齒之時。白虎通：八歲毀齒，始有知識。【聲病】平仄聲調之不洽也。【頭童】
老人頭禿也。【啾啾】小兒語聲。【松滋】縣名，屬湖北省。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先生名鑑，善化人，嘉慶進士，官至太常寺正卿，講求

理學，卒益確慎。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五日，實初度
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略寓詩人戮音穀俸臧之義。旣而師宗寶君塈
及某君某君皆踵爲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繼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祉，
先生之姊子黃君兆麟與其弟倬音命國藩爲之序。

竊嘗觀古之君子，其載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帥而掖之，而後後者有所階
而進；必有人焉輔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

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興，則有凌淪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菴江藥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太羹元音之際，始於邈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

唐先生之內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傲擊屋於內城之西南，分聽事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裘及音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他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

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賞積以自存，既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驚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勤焉。而吳寶諸君子，獨相尋於澹泊，究道而考德，夙參而莫造。既其遠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曩者凌淪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儔邪，何其篤也！

自明代以來，年齒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祝之，諛媚殆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書歸有光文集，已深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譏。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尚，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太常】秦置奉常，漢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沿至北齊，曰太常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清末廢。【初度】楚辭：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按：俗稱生日曰初度。【六安】舊直隸州，今爲縣，屬安徽省。【戩穀】戩，盡也。穀，善也。詩：俶爾戩穀。【師宗】縣名，屬雲南省。

【張考夫】名履祥，明亡不仕，母喪，終身居桐鄉楊園村。【凌淪安何商隱沈石長】淪安，名克眞，清烏程人，從張楊園游。何

與淪同時，嘗謂楊園學術至正，言行無疵。石長名磊，清烏程人，學於楊園。【太倉】舊直隸州，今爲縣，屬江蘇省。【陸道臧】名

世儀，號粹亭，清初太倉人，與陸隱其並稱二陸。所著書曰思辨錄。【盛聖傳】名敏，號寒溪，嘗編次思辨錄。【陳確庵】名瑒，字言

夏，清初太倉人。【江樂園】名士禔，字虞九，爲思辨錄作序。【道光庚子】清宣宗二十年。【僦屋】租賃房舍。【聽事】

即今之廳。見三國志：葛亮傳。【表廣】南北曰表，東西曰廣。【有光集】即震川集，多贈人序，故譏之。

孟子要略序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竇

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茶焦音雲傳鑿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覈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

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閒有異同。食民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茶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

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者。諸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茶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

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析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犁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

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倣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朱熹。【藝文志】史志以當時所存典籍彙錄於一編，謂之藝文志。【朱氏經義考】清朱彝尊撰經義考三百卷，統

考歷代經義之目，以御注敎讀諸書別爲一卷，弁於首。次以諸經分類，而附以忠經、藝經、承師、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八門，每經先注其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次載原序跋及諸家論斷，彙尊有所考證，亦附著。【年譜】用編年法記載一人生平事實。【金仁山】

名履祥字吉甫，宋蘭谿人，宋亡，隱居著書，學者稱爲仁山先生。所著有大學疏義、論孟攷證、中庸標注諸書。【四庫館】清乾隆開元

人。【學官】學校之官舍也。【陸氏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採輯諸經音義及文字異同，爲該經之士所宗。惟列老子莊子於經典而不列孟子，蓋老莊爲六朝所競尚，而孟子於宋熙寧以前，不列於經也。按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縣人。【晁說之】字以道，宋人，著有易語及景迂生集，備言晁氏客語等書。【近思錄】宋朱熹呂祖謙同撰，凡十四卷。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

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所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音音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芥舟以縱送於蹶同蹶涔音音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日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

然當時頗崇葛札音軋札音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

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綴文之士】漢書：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熙甫】震川字。【曾南豐】卽子固。【半山】安石別字。【方苞】號望溪。【崧高烝氏】詩大雅篇名。崧高，周尹吉甫送申伯之詩。烝，民。尹，送仲山甫之詩。【河梁】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駢拇枝指】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說，而侈乎德。注：駢拇，謂足拇指也，連第二指。枝指，手有六指也。【芥舟】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甌浮】牛馬足跡中之水也。淮南子：牛蹄之澤，不能生鱉龜。【詞費】禮曲禮：不辭費。【茁軋】歐陽修知貢舉，舉子劉幾好爲險怪之文，曰天地札，萬物茁，聖人發，修斥之。【假齊梁雕琢數句】齊梁指蕭齊梁兩朝，文多偶語，近於雕琢。震川之在當時，李攀龍王世貞輩，文宗周秦，詩宗盛唐，其實則模仿而失真。

鈔朱子小學書後

小學集註六卷，舊題朱子編，實劉子澄之所類次，明陳選注。

古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澂書，則是編子澂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以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大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

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同與規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又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

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昆音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楷，言有型，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

內外，內編尙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錄云。

【劉子激】名濟之，宋人，與朱子呂東萊注玉山李與巖張廣漢講論義理之學，學者稱靜春先生。【蒙養】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劑】調和之也。【後代史氏率仍其義】漢書、隋書、新舊唐書、宋史、明史皆有藝文志，清侯康補後漢書三國藝文志，文廷式

補晉書藝文志，顧懷之補五代史藝文志，金門詔倪燦皆補遼金元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皆另刊行世。【估畢】禮學記：今

之教者，叩其估畢，按估，視也，畢，簡也。但吟諷所估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也。【三物】周禮：大司徒以釋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冢弟子姓】冢弟，見爾雅：子姓，猶言子孫。國語：率其子姓，從其

時享。【葬】法也。

書學案小識後

學案小識，清唐鑑撰，鑑詳前。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恣，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擲解也。

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邪？

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閒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閒，諸儒務爲浩薄；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詰訓，本河閒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

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勤家養親，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

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

我朝崇儒重道，正學翕興，平湖 陸子，桐鄉 張子，關說切彼義，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字晉，亭 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

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乎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

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壓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為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為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為善之志也。

【學案】紀載諸人學術源流之書，明黃宗羲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此則專載清代。

於木曰梓。【健順五常】易，乾，健也。坤，順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所固有之性也。

【一儀】指天地也。【紀】會也。禮月令，月窮於紀。

【咸若】若，順也。書，暨鳥獸，魚鼈咸若。

【萬物皆備於我】孟子語。

【權度】孟子，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好問好察】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通言。

【周公思有不合二句】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博文】博我以文，顏淵語。

【集義】孟子，是集義所生者。

【陸王】陸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

【支離】莊子，支離其形者，猶不足全其天年，況支離其道者乎。

【目巧】禮仲尼燕居，目巧之壘，則有與昨。

【高景逸】顧涇陽，高名鑾，龍，字存之，顧名憲成，字叔時，皆明無錫人，同講學於東林書院。

【惠定宇】名棟，清吳縣人。

【戴東原】戴名震，清休寧人，其學長於考辨，尤精小學。

【河間獻王】漢景帝之子，名德，修學好古，造次必於儒者。

【顏習齋】李恕谷，顏名元，博野人。李名燾，字剛主，藁縣人。

【於習齋】著有恕谷集，皆在明末清初。

【許行】創並耕之說以委滕文，見孟子。

【因噎廢食】淮南子，有以噎死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

【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陸名履，其學

以居敬窮理爲主，推崇程朱，力闢王守仁，所著學術辨三篇，即專論守仁之學者。張即考夫，見唐鑑海先生生日同人寄懷詩序注。

【陸榕亭】見唐鑑海先生生日同人寄懷詩序注。【顧亭林】見上芻論序注。

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竊識崖略。

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空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歎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旣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

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

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旬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閒，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至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既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覈詳審而已。

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遞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崛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紱，非音休寧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慙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人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音又音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薈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縣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

側而興慕也。

【侍郎】隋煬帝始於六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尙書，清未廢。【曾祖王父】爾雅：父之考爲王父。曾祖王父，卽曾祖。【皇清經解】清道光開阮元輯輯，共一百八十八種，光緒開王先謙又輯皇清經解續編，共二百九種。【鄭氏】卽鄭玄，有儀禮注。【燕禮特牲士喪既夕】皆儀禮篇名。【膳宰宰夫司宮小宰左右正樂正僕人正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皆儀禮官名。【宮人】周禮官名，掌王親衆主服御之事。【左右攜僕】見周書。【膳夫左右】見詩。【置六卿】書：乃召六卿。注：鄭玄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按：卽周禮之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也。平時各任其職，臨事則爲軍將，春秋時天子徵諸侯，大夫強，晉六族范中行知趙魏韓六氏，皆世爲晉卿，稱六卿。【稱縣公】春秋時楚稱王，其縣大夫稱公。【徽州】舊府名，民國廢，今安徽歙縣，其舊治也。【婺源】縣名，屬安徽婺源道。【江水】字懷修，清婺源人，休寧戴震之學，得力於永爲多，世稱江戴，有周禮擬義舉要等書。【汪氏紱】字燦人，學宗宋五子，著有詩書易說義，大學集等書。【績溪】縣名，屬同婺源。【金榜】乾隆時狀元，著有禮通十二卷，江永弟子。【凌廷堪】字次仲，清乾嘉時人，著有禮經釋例。【儒林傳】太史公作史記儒林傳，自後史書皆有之。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勃海，卽渤海，蓄入茲東半島，山東半島之內海也。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_{菟音}二郡，乃古嶠_{嶠音}夷之地，嶠夷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

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

我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慎焉。

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_{七慮}，伏外以懼夷人之闖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

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旰_{旰音}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

要隘，宜別置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音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遑他議。

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寔錄各條，知國家機務尤大者，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恥焉。

【孔氏】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師事申公。治古文尙書，承昭作書傳。【青州】古九州之一。書禹貢：海岱惟青州。【遼東】古郡名，今奉天東南境，在遼河之東。

【杜氏】通典：唐萬年人，名佑，撰通典，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唐虞，下暨

唐之天寶，凡二百卷。【樂浪】古郡名，漢武帝滅朝鮮所置，今朝鮮之平安黃海京畿諸道，及忠清道之北境。【三韓】朝鮮南部之地，曰馬韓辰韓弁韓。

【遼水】即大遼河，漢置遼東遼西二郡，由此水而分。【胡氏渭】注見前，朱慎甫遺書序。【玄菟】古郡名，在朝鮮咸鏡府東北，與樂浪同爲漢武帝元封三年置。

【靉夷】書禹貢：靉夷既降。傳：東表之地。【羲和所宅】書：分命羲仲，宅靉夷。又乃命羲和，按羲氏和氏，唐虞時掌天地四時之官，羲和本二氏，文言靉夷羲和所宅者，渾詞也。【箕子所封】朝鮮國

名，黃海日本海間之半島國。周初箕子封於此，今入日本。【營州】古十二州之一，舜分青州東北爲營州，今河北奉天朝鮮之地。

【齊召南】字次風，號息園，清天台人，精輿地之學，著有水道提綱等書。【都指揮使】通考：都指揮使，都虞侯使，掌殿前諸班直

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按明洪武八年，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治定遼中衛，領衛二十五州二。【順天】府名，明建都北京，名順天府，今

改稱京兆。【旅順】地名，在遼東半島之南，黃海北岸之第一軍港，清時與大連灣並租於俄，日俄戰後，又爲日本讓租。【隍城

石島】陸城澳，石島澳，皆內海軍港地。

【登州金州】登州，府名，屬山東，民國廢，今蓬萊縣舊治。金州，清置廳，屬奉天府，今改金縣。

地在遼東半島南，西臨渤海，東臨黃海。

【宣宗成皇帝】名旻，年號道光。

【軍機處】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

太和門外，慮泄漏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繫於軍機，清未併入內閣。【廟謨】朝廷之謀，謀也。【承乏】左成：攝官承乏。【鐵山】即今鐵嶺縣，屬奉天遼瀋道。

復賀耦庚中丞書

賀名長齡，湖北善化人，嘉慶進士，改庶吉士，官至雲貴總督，降補河南布政司，復以雲貴回案。

落職，所輯有經世文編等書。

國藩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贖，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覽音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

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留音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

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

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在各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地余制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玩同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究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切虛交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霽，力救切

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

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章倫陳岱雲行己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

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鏡海先生】即唐鑑。【智】井枯無水。【綜覈名實】漢書：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覈核同。【膠膠】孟子：其志鑿鑿然，志大言大也。【雷】屋水洩也。【楹帖】即楹聯。【倭良峯】名仁，清蒙古正白旗人，道光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以講道學自居，卒諡文端。【比部】刑部。【皇華】詩小雅篇名，勞使之作。【三拜】潘友孫豹如督，督侯李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見左襄。按鹿鳴之三，即皇華篇。

致劉子孟容書

劉名麟，號愛仙，湘鄉人，入公幕府，以諸生累薦，官至陝西巡撫。同治間，罷歸，著有滄海堂集。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

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音統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

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切足於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

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切音何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公穀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語斤切斷相角，非一朝矣。

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

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磬_{切五交}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

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

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哄音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書契】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王周公二句】伏羲畫八卦，文王周公作周易。【十翼】孔子贊易文也。以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三古】夏商周也。【賈豸漢陽】見詩豸豸漢廣篇。【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伊尹萊朱，皆殷相。周公且召，召公爽。凡伯，周厲王卿士。仲山甫，懿侯也。宣王時人。【獲麟】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畏匡】匡，地名。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見論語注。【四科】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見諸語。【子路知兵冉求富國】見諸語。【柱史】老聃為周柱下史，孔子嘗問禮。【魯伶】魯伶，謂

太師樂，孔子嘗與之語樂。【通書正蒙】宋周敦頤撰通書，張載撰正蒙。【許鄭】許慎，鄭玄。【杜佑】見勃海國說序注。

【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著通志二百卷。【馬貴與】名端臨，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王應麟】字伯厚，宋陝西人，著有玉

海等書。【游揚】游酢，字定夫，宋建陽人，元豐進士，學者稱厲山先生，有厲山文集。揚時，字中立，宋將樂人，熙寧進士，有龜山集。

【金許薛胡】金名履祥。見孟子要略序注，元蘭谿人。許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河內人。薛名謙，字德溫，明河津人，著有讀書錄。二十

卷。胡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著有居業錄。【盤詰鑿牙】韓文：周詰殷盤，信屈鑿牙。言難讀也。【鄭衛】禮樂記：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也。【雕蟲】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殿最】考課等差也，上者為最，下者為

殿。見漢書。【一閔】閔，最闊也。法言：一閔之市。

答劉子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忽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為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

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網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

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

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

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鷓鴣稱脂鴉于鴉于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舜堙因堙因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

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寔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然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

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礪磨，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

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

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部音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閒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底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忤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

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

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王氏】謂王守仁。【是以立天之道八句】見易說卦。【乾坤毀二句】見易繫辭。【天地溫厚之氣十句】見

禮鄉飲酒義。【綢繆】元氣醜離也。易：天地絪縕。【格物誠意】天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親親仁民】

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鄉鄰與同室殊】孟子：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

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親有殺賢有等】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莖】五倍。【楊墨】墨翟與

楊朱為我，各有所偏。【瞽瞍殺人三句】詳孟子。【鴟鵂】惡鳥。【鯀堙洪水三句】堙，塞也。書：鯀堙洪水，汨汨其五行。

又：殛鯀於羽山。禮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逢原】孟子：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菑】障障光明之物。【二陸】宋

陸九齡，陸九淵。九淵，字子壽，乾道進士，與弟九淵，講學鵝湖，時稱二陸。九淵，字子靜，乾道進士。【二張】宋張栻，張載。栻，字敬夫，綿竹

人，著有論語太極說諸書，學者稱南軒先生。載，字子厚，郿人，著東銘西銘，學者稱橫渠先生。

復彭麗生書

前承惠書，存唁音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音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直追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為神明所不容，乃不殞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切心

復彭麗生書

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

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武粉切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土刀切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疥。疥音戒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途。至於求有補濟，則骯。胡浪切髒之性，將以方柄。音音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狀所切鋸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一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事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拂音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閒，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貯企。

【暗】隱生者。【饕】貪財也。【痒疥】周禮：夏時有痒疥疾。【鄂中失守】清咸豐二三年，粵匪陷武昌。【骯髒】亦作抗，高亢，稜直貌。趙壹詩：抗髒倚門逐。【方柄圓鑿】柄，木端之入孔處。鑿，其孔也。【鉏鋿】與齟齬同，不相入之貌。楚辭：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鉏鋿而難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郭名松濤，劉名蓉，卽孟容，羅名澤南，字仲岳，皆公同鄉，有戰績，羅死於洪楊之難，諡忠節。

復胡潤之書

潤之，名林翼，字旣生，益陽人。道光開進士，官至湖北巡撫，粵匪之亂，治軍有名，以積勞嘔血卒，諡文忠。

頃奉手示，辱承厚賻，附音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二十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僑音氣，隱慝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音匍音閒行，於八月

二十三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地，稍塌微忱。

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二十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勸，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并紓桑梓兵後之餘慮。

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爲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槩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切發四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閤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

聞台端切初限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儻肯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爲厚幸！

【賻】以財助喪。【太湖】縣名，屬安徽省。【長沙被圍】事在清咸豐三年。【厝】停柩日厝。【武昌】清武昌府，民國改江夏爲武昌縣。【張石卿】名亮基，江寧銅山人，時官湖北巡撫。【江岷樵】名忠源，官至安徽巡撫，死廬州之難。【左季高】名宗棠，湖南人，以孝廉從戎，位至協辦大學士，諡文襄。【鼠子】滌燕外傳：后怒，以杯抵照儀曰：鼠子能噬人乎。【伐柯之則】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復李眉生書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留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闥無人闥焉者，上門闥

實字也，下門闔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

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

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止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也。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龐，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臄切類牛百葉也，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芣之福祿臄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

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注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指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

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牝牛，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鐘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

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閒。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雅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

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
群羊墳首，司烜火燻切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
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謂之異詁也亦可。

閣下見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即就通鑑異詁之
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
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
觸類而貫徹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王懷祖】名念孫，清高郵人，學者稱石隱先生，撰廣雅疏證及讀書雜誌。

【段茂堂】名玉裁，字若膺，清金壇人，乾隆舉人，歷任

玉屏巫山知縣，精小學，有說文解字注等書。【春風風人二句】喻恩澤也。說苑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解衣衣我二句】史記淮陰侯傳：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朝朝日】王者祭日曰朝，祭

月曰夕月。【入其門二句】見公羊傳。【六尺爲步】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見禮注制。【瓜步】地名，在江蘇六合縣，浦

北朝時，魏太祖伐宋，直至瓜步。【遼笛步】地名，在江蘇江寧縣，王徽之遇桓伊吹笛之處。【國步天步】詩：國步蔑資。又：天步

艱難。【林薄】音書：士講登朝，競赴林薄。【帷薄】禮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屋上薄】爾雅：屋上薄，謂之窳。【高門懸

薄莊子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三覆以待】事見左隱。【韓穿帥七覆】事見左宣。【荀伯不復從】左成

都之役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左昭昭子即位朝其家素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收】詩小戎後收。【賢】見考

工記。【長】讀如限弓之洞也考工記恆當弓之長。【峻】弓弦兩端也詳考工記。【臆牛百葉】百葉謂之臆見說文百葉反

芻獸類之胃也。【節南山采葢】晉詩小雅篇名。【鄭箋雲漢詩】鄭玄有毛詩箋雲漢詩大雅篇名。【石苞】字仲容晉

渤海南皮人仕魏入晉。【郭景純】即晉人郭璞。【王伯申】懷祖子名引之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既有淫威】

詩周頌有卷篇。【淫刑以逞】左僖淫刑以逞誰則無罪。【淫舍牯牛馬】見書費誓句。【淫芻蕘者】左昭叔射求貨於

衛淫芻蕘者。【方言】書名揚雄作。【鄉射禮侯黨】鄉射禮儀禮篇名侯射布。【何黨之乎】左昭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旅葵】周書篇名。【司烜句】司烜官名周禮司烜氏共墳燭庭燎。【三墳五典】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左昭是龍讀三墳五典。【胡身之】名三省元人曾注通鑑。

與朱仲我書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為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音酌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為轉注者為失之贅，則竊以為不可。

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屨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屨般班音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鳥，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摩去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摩去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止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

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聲步音部、鑿部、畫部、眉部、葍步音部、筋部、稽部、囊泥音部、蹻古步部、重部、老部、履部、飲古飲部、鹽部、弦部、西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

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夕，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從橐而來。膠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膠而來。推之犛麤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

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飲從欠倉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飲_{切昌悅}，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_{醞音釀}醋醇醕_{醕音醕}等字，增曰從酒省_{盃音盃}聲，從酒省囊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_{離音離}離聲云云，乃與

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

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閒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轉注】六書之一。說文序：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戴氏】名震，字東原，著有聲韻考、聲類表等書。【會意】六

書之一。說文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武信是也。【形聲】六書之一。說文序：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許

君】許慎。【履般首】揚雄羽獵賦語。按：履，謂以足蹈之也。般，獸名。【松栢有鳥】詩魯頌閟宮。鳥，大貌。【衣褐】衣服之也。

【巾車】巾，猶衣也。【冠玉】飾冠以玉也。【帶弓】禮月令：帶以弓鞬。按：帶，佩也。【大山宮小山】爾雅釋山：大山宮，小

山。注：宮，謂圍繞之。【復室其子】室，猶言妻之也。【戶殿門】前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注：掌守殿門。【犛】犛牛。

【蕚】宮中樁栱深密處。【囊】束也。【履舟父】履字本作屨，从尸，从彡，从父。父，山垂切，安行也。

復黃恕皆侍郎書

漢名倬，曾在浙江學政。

承來示述及佩蘅兄言，敝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

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迺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

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懼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

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諡無文者五人，敬求見示。鏡丈行述，營中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尋求，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鬻拳】左莊：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開。【王敦】字

處仲，晉琅琊人。元帝時，爲鎮東大將軍，恃功專權，帝欲裁抑之，遂據武昌反，進至石頭城。帝以敦爲丞相，仍遷武昌。明帝時，謀篡益亟，又

舉兵，旋以病死。【諸葛恪】字元遜，三國吳琅琊陽都人，素性剛復，於已陵人，卒以伏誅，事詳三國志本傳。【鏡文】即唐鑑。

復劉霞仙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玩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學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

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或上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祿灌音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

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

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獸儀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

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婦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闕雖麟趾之精意，而後

可行周官之法度者，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

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坳，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音速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

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

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顧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二，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閒。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

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

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亢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遊衡嶷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冢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駒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

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特牲少牢饋食兩篇】儀禮：有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鄭注：祭祀自執始曰饋食。

【儀禮】注：放新書等書。【十七篇】儀禮共十七篇。【江氏永秦氏蕙田】注分見前。

【國之大事二句】見左傳。【鳳儀獸舞】書：鳳凰來儀。又：百獸率舞。【聞之忘味】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陽侯殺繆侯二句】禮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雩。慶夫人之禮。【采芻采蘋】見詩召南。昔言夫與祭之盛。

【涑水書儀案陽家禮】司馬光朱熹二人，有書儀家禮兩書。按涑水在今山西夏縣西。祭陽山，在安徽歙縣城南。

【徐無黨】宋永康人。【立德立功立言】此古人所謂三不朽也。見左襄。

【羅忠節】即澤南。注見前。【李忠武】名績，齊州人，少從羅澤南學，洪楊之亂，大小六百餘戰，克四十餘城，累官至布政使，戰死，諡忠武。

【衡疑】即衡山，九疑山，均在湖南省。【鍼氈】晉杜協為太子舍人，屢諫監懷太子，言詞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鍼者錫當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見晉書本傳。

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

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鈞、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翺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切羽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

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搗陸音約論禘祭書、贈搗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夔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

獨挾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

國藩回任江表，胸逾半年，轉境收切綿薄平，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訕音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剿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陶公】即陶明。【韋白蘇陸】唐韋應物，白居易，宋蘇軾陸游。【劉桃】劉大櫟，海峰，姚鼐，鮑傳。

【呂居仁】名本中，宋河南人，所撰有宋論四十篇，及師友淵源錄，春秋解等書。【國史】姚鼐國史文苑有傳。【方氏】方苞。【回任江表】曾公以

大學士董莅兩江督任。【疝氣】即小腸氣。【益陽】縣名，屬湖南省。【龍陽】縣名，屬湖南省。

復陳虎臣書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嘗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詣愈難限量矣。

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

里傲傲，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為愧。

【陽明】即王守仁。【濂溪】即周敦頤。【坐照】靜坐而能照見事物也，佛家語。【虞廷教胄三句】胄，長也，謂自元子以下，至紉大夫之子弟。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又：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教，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釋回增美】謂去邪益美也。見禮記。【量移畿甸】時以兩江總督，調任直隸。

【學殖】注：昭：夫學殖也，不殖將落。

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為悵。

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

仰，感荷。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

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諉耳！

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復。大抵剽切四妙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入色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

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章切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為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礪薄，敵音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歷下】山東歷城縣。【麟峒】重深貌。【吳侍郎】名存義，曾任浙江學政，以清廉稱。【窳】不堅緻也。史記：器不苦窳。

【陳同甫】名亮，更名同，宋永康人，有龍川文集。【葉水心】名適，宋永嘉人，有冰心集。【龍袞九章】天子法服，九章：一龍，一

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為繡；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以補為補。則袞衣五章，袞四章，凡九也。見書益稷傳。【同工異曲】見韓

文選學解。【罌粟】花大而豔，實未熟時，中有漿，為製鴉片之原料。【矻矻】徒作貌。

與李眉生書

申夫新刻之聽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

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億命數之中，惟熟讀聽訓齋語，可去此弊。

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勛。

【聽訓齋語】張英著。英字敦復，官至大學士，桐城人。【庭訓格言】清世宗禛。【重聽】耳聾也。漢書：聾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起拜送迎，重聽何傷。按黃霸，漢宣帝時人。【逆億】論語：不逆詐，不億不信。注：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

與王叶庭書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觀摩】證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物色】後漢書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以其形貌求之。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

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

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君子則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推音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

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鉏狀所切

鋤音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

裁徑尺之材以爲榱衰音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榱便平，爲天子營總

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瘳愈同大，就之瘳艱，淺者欲以一概律

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

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觀

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誤音遲久而

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切侯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萑稗。」反傍卦誠哉斯言也！筠仙勸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斬同斬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兩試於禮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正科會試；二十五年，乙巳太后萬壽恩科會試。【促膝】梁昭明太子文：省覽周環，尉同促膝。

【回路贈言】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追】治玉也。【鉅鍔】相拒也。【匠石】匠人名，莊子：使匠石斲之。【榱】

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榱】大木。【總章太室】總章，天子大變之名。又書疏：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榱桷】椽也。【錯迕】交雜也。

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

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好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

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攷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憔悴力而趨之。均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

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

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濫】左昭：民聽濫焉。按：失實曰濫。【淫】目流動邪視也。禮曲禮：毋淫視。【離】麗也。【殺】錯雜也。【位育】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踐形】孟子：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回聽】回，邪也。【賓異】賓，教也。【砭】以石刺病也，此借用。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謝薌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珅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猝之出而鞭之，

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

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餌我，內之傲者日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舛音也。」

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

棠，棠不與言，但以薤薤音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為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無音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

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於爾輻，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為仕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和坤】字致齋，音滿洲，人官大學士，高宗幸臣，應成川楚教匪之禍，嘉慶四年賜自盡。【長人】易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四

封】四筵也。【宓子賤】孔子弟子，名不齊。【魯使樂正子為政】語見孟子。【龐參十三句】參字仲達，河南濮民人。

任棠，漢陽郡人，隱居教授，有奇節，事見後漢書本傳。【詩】小雅小采篇，法也。【無棄爾輔二句】詩小雅十月篇，即所以

輔此車者，員，益也，輻，輪中木之直指者。

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

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

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音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禩，

古祀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出康熙雍正之間。魏

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宋晉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備天下翕然爲浩博稽覈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閎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輩閎麗之文，闕然無復有存者矣。

聞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

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遞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誥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勸。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太極生兩儀】易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絪縕四句】見易繫辭。【蔡范】蔡鳳

字伯喈，東漢陳留人，著詩賦碑銘書記等，凡百四篇。范蔚宗，名曄，南北朝宋之順陽人，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潘陸沈任】潘

岳，字安仁，晉中牟人。陸機，字士衡，晉吳郡人。沈約，字休文，梁武康人。任昉，字彥昇，南朝梁之博昌人。【茅坤】號鹿門，明歸安人，會輯

唐宋八家文。【奕讓】言世次相讓也。【魏汪姜】魏字冰叔，號叔子，清初寧都人。汪字若文，號純庵，又號堯峰，清長洲人。姜字西

溟，清慈谿人。【類】莊也。唐書儒學傳：組類除荒。【鴻博】唐宋時開博學宏詞科，清康熙乾隆時會兩舉之。【四庫館】清乾

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胡邵孔洪】胡字惟威，號雲持，清山陰人。邵字有慈，清昭文

人。孔字筠約，清曲阜人。洪字惟存，號北江，清陽湖人。【錫類】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賢者識小】語見論語。

送唐先生南歸序

即唐鑑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者，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摠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

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于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游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趣於藝，商瞿授易於馯音寒，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授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岐，所得漸纖，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

門徒之繁，儼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闐然，諷乎其言則犁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踏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

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閒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萬衆之嘲，亦遂卻焉。

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治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

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乎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閒，故作師說一首，以識年來嚮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州長黨正師氏保氏】州長，各掌其州之政治政令之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政治。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以六藝教國子。見周禮地官。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三德，至德、敏德、孝德。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誅泗】魯二水名。【宗聖公】曾參。【商瞿斯臂】商瞿，字子木，魯人，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

【田何】字子莊，漢淄川人，惠帝幸其第受易。【孫卿】即荀子，避漢宣帝諱，故改。【申培】漢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

【張蒼】漢相，陽武人。【隅坐】論語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金許薛胡陸稼張念芝】陰即金履祥，許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河內人。薛名瑄，字德溫，明河津人。胡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陸稼書，名隴其，清平湖人。張念芝，即張履祥。

見唐鏡海生日同人詩序注。【庚子丙午】清道光二十年，二十六年。【風雨如晦二句】詩鄭風：風雨，蓋思見君子之作。

【舉主】宋史選舉志：凡被舉擢官，於語命署舉主姓名，他日不如舉狀，則連坐之。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啄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質音鶻，鶻音鶻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

承平既久，法意寔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病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官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餽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億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

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膏肓，荒音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敵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覆名扁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絀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切人人說書，有不至，惟女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餼，切於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

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舉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縉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

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搜采之術，無啓弊之竇，而有補教之旌者，於是以淺淺之說進焉。

【桎梏】刑具，桎在足，梏在手。【棄市】死罪也。禮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飲射】謂鄉飲酒鄉射禮也。詳見儀禮。【讀

法】周禮：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三物】見朱子小學書後注。【錐刀之末】喻微利也。左昭：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餽】探取之也。【膏肓】心膈之間。左成：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肓之下。【書院】唐明皇置麗正書院，集文學

士。宋時有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明以此爲講學之地。清末以此課應試文字，今廢。【膏火】蘇軾詩：十年讀書費膏火。按此指書院之津貼考課生之費。【廩附】科舉時代，有廩膳生員，明時生員額少，皆有廩膳。其後添設增生附生，清因之。廩祿，每生給銀四兩八錢。蠶糧也。【水經】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選，錄秦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凡有六十卷。

【歲科試】舊制各省學政，周歷各所州，考試生員而等第之，謂之歲試；三年一次，考試欲應擢試之生員，謂之科試。【成均】國學也。【傳】益軍。【職思】詩：職思其居。【莪莪】小也。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榦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

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州、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杜精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辱士連懦豎子，依違濡儒音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

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撓，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匹計睨音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鸞居吏部曹司，身處卑

完，或上更事未深，宜其囂囂不屈；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孤音而爲圓矣。旣而仲鸞果以考第入直軍機，而慤切直發憤，芒角森然，曾不減其曩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閒輒與仲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伉康去爽，屢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卽心之所許，雖孤嫠音卑賤，必引而翼之。愈窮阨，愈禮敬與鈞。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難，就之決遣，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祇順惇篤，尊尙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鸞之激烈不阿，雖受性篤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漸尖音月染，涵濡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媵音媵阿音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切倡而篤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

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邸第，作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言論大指，以著

先生之節槩，因推國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爲先生致善禱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之而有所警焉！

【免】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孫顯黃王梅】孫名奇逢，字啓泰，明末容城人。顧名繇，即炎武，詳見前。黃名宗，字

太沖，明末餘姚人。王名夫之，一字鑿齋，明末衡陽人。梅名文鼎，字定九，清宣城人。【卷蓋】禮曲禮：八十九日。【禮曲禮】八十九日。【禮文】八十九日。【禮文】八十九日。【禮文】八十九日。

【破觚而爲圓】言去稜角而尙圓通也。語見史記。【封翁】子孫顯貴父祖受封典者之稱，封母亦同。【宜人】五品命婦之

稱。【難老】詩：永錫難老。

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

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見，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

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澧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誠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

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著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嬗同廣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音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

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

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急頽墜，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

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爲常。

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毫不以自私。兄弟歿則_切庀其喪，無子，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

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邪？」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館，孫三，封秦、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

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始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舉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宏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昆明】縣名，舊爲雲南省治，今因之。【甲科】清時稱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借】棄也，背也。【負暄】負日之暄，人無知者，將以獻諸吾君。見列子。【喪服】斬衰也。【寸縷】縷，綫也，斬衰下無縷，故云。【庀】治具也。【十科求賢】晉宗時，光奏請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二曰節操方正，三曰知勇過人，四曰公正聰明，五曰經術精通，六曰學問淹博，七曰文章典麗，八曰善聽訟，九曰善治財賦，十曰練習法令，語從之。【會典】一朝典禮之書，明有此名，清因之。康熙至光緒纂輯經五次，光緒會典

凡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救，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蠱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疑。箕拘鈞音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第音娣似音，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新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澣音之，綻綻音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飴，才資切就溷溷音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

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檠伯音自盟，出

則抱子奉姑，怡聲亶亶。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逐音里音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

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香通稱之賞，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

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稭同古早切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

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歿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

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筭侍左，節婦

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槃。及食，婦具饌，母侑切于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

於無聲。劉孺人即怒，節母負牆竦音同懼，節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即疾病，婦羹

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

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儒佳切又痺界音，輿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帶音創音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

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乙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

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斗轉】宋史樂志：斗轉參橫將旦。【箕拘】禮曲禮：必加帶於箕上，以扶拘而退。【娣姒】即妯娌，柔婦為娣，介婦為姒。【衣

垢四句】禮內則：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緇絨請補綴。【糝】稻餅。見說文。【溷】浴室。【茹蕒】喻食苦。蕒，即黃柏，味苦。

【襜】衣帶。【稭薦】稭，禾莖。薦，臥席。【笄】約髮之具。【痿痹】麻木之病。【獲輿】竹編之輿。史記：上使漵公持節問之

獲輿前。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嘉應州，舊直隸州，屬廣東，民國改梅縣。

曾祖永昌，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

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柎，字讓木，河閒獻縣人，縣學廩生，

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申音當國，有中貴人

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

卒以知縣歸班候選。

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

和、博羅陳爛屐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卽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資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酖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

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五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弁^{掩音}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近則發擊之，^{於計}人與火，^{曲械}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且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

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壞現同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命旣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剿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揚。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貲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夤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

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發音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吾王。」曰：「吾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晚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卽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道。發音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朝廷并包海外，荒類對慮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訾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

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翽，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武功將軍】清時武員階職，爲從二品。【浚沂】浚州沂州，皆山東府名，今廢浚爲濰陽縣，廢沂爲臨沂縣。【河間獻縣】河間舊府名，屬河北，府廢爲縣，獻縣屬河間。【和紳】注見送謝吉人官江左序注。【中貴人】宦官。【詞曹】翰林。【歸班候選】科舉舊制，凡進士以知縣爲本班，不得他項官職者，歸班候選。【信宜縣】屬廣東省。【惠州河源縣】惠州府名，屬廣東，民國廢爲惠陽縣。河源，本惠州屬縣。【藍阿和等】皆教匪，時有黃白青藍四號名目。【博羅永安】皆縣名，永安今改名紫金，屬同惠陽。【伊秉綬】字祖似，號墨舫，清福建寧化人，時知惠州府，嘗善博羅，逆徒蠢動，官兵與通，秉綬請誅亂民，衝總督吉慶怒，劾奏落職，已而亂發，發其無罪，起知揚州。【羅浮山】在廣東增城縣。【酖】鳩通咬蛇之鳥，有毒，以羽煮酒，飲之則死。【潮州揭陽縣】潮州府名，民國廢爲潮安縣。揭陽，本潮州屬縣，今同屬廣東省。【拿中】左襄行及拿中注，狹道也。【子母敵】彈壓開大，歷有前後中各部之別。【霧】陰也。【閔】靜也。【瓊】奇也。【潮陽】縣名，屬同潮安。【陸豐】今縣名，舊屬廣東惠州府。【資】運也。【首鼠】鼠性疑，故持兩端者，曰首鼠。史記灌夫傳：何爲首鼠兩端。【類】戾也。【廉州】府名，屬廣東，民國廢，今合浦縣其舊治。

廣東賀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音注曾滌生文卷

一四

音注曾滌生文卷一終



標商冊註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曾 滌 生 文

王益吾選本

下冊

注香
曾滌生文 卷二

王益吾先生選本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寧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直里切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克、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寧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嶺音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蠡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

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尙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又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敍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

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貌音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

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膊切四各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苦結切師由九江蹕卓音四百里，森標音入南昌，翌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同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帶，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鑄子全切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魚容切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

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

賊勢拜疏，自鄂之皖，音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屍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襄公三代如其官，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閒關歸，公喪新寧，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旣歿而生子孝棠。

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同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

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潛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廁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稍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移音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邪！嗚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頽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賑飢，翼民以長。蘇其枯槁，委四切衣以文襦。舉兩切儒吏之風，並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音耕切然變化，陰闔陽開。宜戡音堪大難，重奠九垓。音該半駕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貌音類脂切貅。音休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

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殫步北。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報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雷李】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寧縣黃坡崗雷再浩糾黨滋事。又二十九年，新寧匪徒李沅發滋事，均爲官兵討平。【磔】

裂也。【廣西盜】道光三十年六月，廣西洪秀全起兵於桂平縣之金田村，湖南雷再浩李沅發之黨，時均竄至粵境，粵匪遽起應之。

【賽尙阿】清文宗咸豐元年，令大學士賽尙阿馳往湖南辦理防務，旋又令馳赴廣西，代李星沅接辦軍務。【烏蘭泰】滿洲人，

以廣東副都統管辦廣西軍務，生擒洪大全，與向榮不合，戰死。【向公榮】四川大寧人，字欣然，官至湖北提督，洪楊竄南京築長圍

圍之，咸豐六年病死。始賽尙阿督向榮烏蘭泰等攻永安，不克遂圍之，時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互有違言，江公調停不得，因引疾

去。【永安】廣西州名，今改蒙山縣，時圍永安，圍城北一面，賊卒由北路犯桂林。【義衣渡】咸豐二年四月，粵匪入湖南境，江公

敗之於義衣渡，焚其舟幾盡，並破難匪會馮雲山，匪遂棄輜重登陸。【張亮基】字石卿，時爲湘撫。【通城崇陽】皆湖北縣。

【朐】縣名，屬湖北省。【蹕】越也。【彘】疾走貌。【噴】洗面也，禮內則：面垢，噴，澣請賦。【六安】縣名，

屬安徽省。【閉關】難行之狀。【治國聞者】即撰史之人。【鄧】名鶴齡，湖南人。【鄒】名興愚，陝西人。【曾】名如蘭，

武岡人。三君先後死京師，公爲之歸葬。【碎然】石聲。【稅】舍也。【筭】斲也。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閒，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懷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箚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

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歿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費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

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瘖_徒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

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寧之勇。鎮筸_{讀如干}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

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

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搏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挂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寧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普鏗。丘耕切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官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警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剿，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寧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鼇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音義寧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

崇陽，挫衄俗姓字女六切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楚服切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

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

配張氏，誥封夫人。姜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勸，又相從於金華，申之以婚媾，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尖音車之澗，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睇希音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

出鑿切於刀戰，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慎其趨，既辨其詭。仍立豐功，以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降衷】潘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通奉大夫】清從二品文階封職。【瘡口】瘡病也。詩：予口卒瘡。【公弟子】王珍序

【鎮筸】湖南辰州有鎮筸子溪，清設鎮筸總兵，駐鳳凰縣。【安福】今為臨澧縣，屬湖南省。【桂東】縣名，屬湖南省。【衡山】縣名，屬湖南省。

【齊布】字智亭，清滿洲鑲黃旗人，由湖南都司官至湖北提督，後攻九江氣既死，諡忠武。【興國】舊州名，屬湖北省，今為陽新縣。

【田家鎮】在湖北蕪湖縣東南江濱，南扼九江，東控北皖，為全港門戶。【寧紹台道】清時管轄浙江寧波紹興台州三府之道員。

【廣濟】今縣名，屬湖北省。【黃梅】縣名，屬湖北省。【葉普鏗額巴圖魯】巴圖魯，滿洲語，譯言勇士，上四字，勇號也。

【宮亭湖】今鄱湖墨子口以南也。寰宇記：鄱陽湖南歸南昌界者，曰宮亭湖。【饒州】舊府名，屬江西，民國廢，今鄱陽縣其舊治。

【弋陽】縣名，今屬江西省。【廣信】舊府名，屬江西，民國廢，今上饒縣其舊治。【信州】詳下篇注。【德興】縣名，屬江西

省。【義寧】舊州名，今為修水縣，屬江西省。【潛】火滅也，師敗亦曰潛，左襄：王夷師潛。【郟】姓也。【蒲圻】縣名，屬湖北

省。【胡文忠】名林翼，字潤之，官湖北巡撫。【慶】苦擊而多殺也。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勦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

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鑿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偏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

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

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寧，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躋此音羊樓峒，擣蒲圻，撥咸寧，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惟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此音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此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

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槍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勵，剴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切七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

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搏九江。九江賊酋林啓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掇；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濬，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

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忭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圍皖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蹙，漢音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

味，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

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古音沖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乞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轟敘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堪音

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驅切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已求仁。誰悔誰尤？責躬獨厚。胸劈衆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忍已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飢。才委切反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覲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涕闇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燬，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湖口】縣名，屬江西省，爲長江水師中路之要塞。【梅家洲】按德化縣有梅家湖，臨大江，或湖中之水渚歟？水中可居曰洲。

【信州】唐置屬江西，清爲廣信府，今上饒縣其舊治。【弋陽義寧】均見上篇注。【崇陽通山通城蒲圻咸寧】皆縣名，屬湖北省。

【羊樓峒】在蒲圻縣西南。【既】蹈也，跬也，足踐之使跬服。【石達開】廣西桂平縣寧人，太平時封翼王。

【斬】總城水也。後漢齊巨擘臨淄深堽高壘。【院】安徽省。【三河】鎮名，在安徽舒城縣。【涿】歇也。曹植文：爲歡未涿。

【申甫】申伯仲山甫，皆周名臣。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嶽嶽】長角貌。漢書：五鹿嶽嶽，指五鹿充宗也。【摳衣】挈衣也。

【骹】骨之尙有肉者。【離局匪遑】陳琳文：方有北鄙之師，匪遑離局。【羸】弱也。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既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沈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賞戴花翎，而名顧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旣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斬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韻胡頡矣。公率所部，旣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

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岌。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蠱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警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之命，統兵自鄂援湘，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橋華音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车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

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今上嗣位，褒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命移撫安徽。公初蒞安慶，繼駐六安，屢奉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音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羽，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音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以苦思遘疾，徹夜不寐，夙患咯歷各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詔旨起復，墨經徒結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旣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朝廷

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先，馳果續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關。靜如山寒，終日闕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淳。停同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齋祖積切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瑞州】舊府名，屬江西，今高安縣其舊治。

【蕪黃】蕪，潛爲直隸州，屬縣廣修、黃梅，黃卽黃州府，屬縣黃岡、麻城、黃陂、蕪安、蕪水、羅

田，今府廢而隨州亦改隨縣，與上諸縣俱屬湖北省。【謀野】左義與棟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巴河】世湖北羅田縣北，流

至黃岡縣入江。【小池口】在封鄂洲，去江西德化縣城十里。【韻頡】上下也。詩：頡之頡之。【彭澤】縣名，屬江西澤陽道，因

山爲城，俯瞰小孤山，采石以上江路阻塞處。【舒城三河】見李忠武神道碑銘。【經緯】整齊之也。【寶慶】舊府名，今改

屬河南省。【荆宜施道】清時管轄湖北荆州、宜昌、施南三府之道員。【資水】出湖南安縣縣之唐湖山。【國荃】字沅

甫，國藩弟，官至兩江總督，封威毅伯。【多隆阿】字禮堂，清蒙古正白旗人，官至荆州將軍，死於搶難。【青草橋】在安慶桐城

之中。【挂車河】按桐城縣西有挂車嶺，或其相近之河。【興國大治】興國注見前。大治縣名，屬湖北省。【晏駕】天子崩

也。【八音遏】書：三年四海遏八音。按此言塞死而民間不舉樂也。【苗沛霖】沛霖以生員爲團練長，叛而復降，以功授川

北道，猶持兩端，咸豐十一年四月，與壽州豪族仇殺，遂攻壽州，巡撫翁同書被劫，詔令同書來京，以公代，同治二年，殺沛霖，降其黨。

【潁州】舊府名，屬安徽，民國廢，今阜陽縣其舊治。【霍邱】縣名，屬安徽省。【牙】岸也。【墨經】喪服。左傳：子墨衰經。

【淮南事】指苗沛霖。

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槍，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槍，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

亦四。塔公躍馬馳音馳，稱人人迫從，從輒反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

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鎮沅音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敍藍翎外委，署鎮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敍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

自九江奉檄而南，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音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

爾察巴圖魯名號，補鎮沅鎮都司，升用遊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謗，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

會徽州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剽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音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

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余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治。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音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嫉，外偏強寇，進退靡

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音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鎮沅】清爲州，今爲縣，屬雲南省。【開化】舊府名，屬雲南，今改縣曰文山。【外委】清代額外差遣之武員。【副將】清制

提督下，有總兵副將，各轄其兵，總兵所轄者爲鎮，副將所轄者爲協，故亦稱協鎮。【天門】縣名，屬湖北省。【都司】四品武職，位

次游擊。【饒州】府名，今廢，鄱陽縣其舊治。【蛇矛】晉書：陳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樟樹鎮】在江西清江

縣東北，有城周十里，本新淦縣舊治，亦曰清江鎮。【游擊】位次參將。按參將位次副將。【景德鎮】在江西浮梁縣。【噴筒】

實業之火器。【媚】忌也。

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閒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稍伸，名不^音爆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

乃稍自喜。

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擄匿音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

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及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綴音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佞者刀砮，砮音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鏤。苦結金。

澆俗所侮，鬼神所歛。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荆揚】古二州名。荆，今湖南湖北四川，舊邊義運慶二府，貴州舊思南铜仁思州等府，及廣西全縣廣東連縣。揚，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之地。

【襟】表白也。

【達州】今改縣，屬四川省。

【懿】下也。

【惛惛】三國志：時有所思，端坐惛惛。

【噤害】口

不言而心害之也。潘岳文：若乃下吏之肆其賒害，則皆妒之徒也。

【廣信】見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鄱湖】在江西省之北境。

【廬山】在江西九江縣南。

【姑塘】在江西彭澤縣北。

【跬步矍矍】跬步，半步也。矍矍，視遠貌。易：矍矍，此狀其迂闊也。

【獷】猛橫也。

【擗】說文：接也。

【綴】連綴也。

【不知紀極】左文：聚斂積實，不知紀極。猶言不知所極也，紀亦作極解。

【礎】刀板。

【訥】性遲鈍也。

【辟易】退避也。項王顧目叱之，辟易數里。見史記。

【平生久要】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鏗】刺也。荀子：鏗而不舍，金石可錄。

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

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寧池太廣兵

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擒傳 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切 檄商城固始團練堵賂 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擒黨洵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遣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切 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

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憫憫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

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囁音桑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麩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切奴教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臆蒲拜甚，瘦瘠音且瘴音且發體，氣亦稍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匪畢集。於是河南安徽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匐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母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

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

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蒞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邪？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邪？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

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傷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噎我閔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

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清時整理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四府，廣德州之道員。【袁】名甲三，字午橋，平捻有功，官至漕運總督。

【和福】和名泰，福名濟，均蒲州人。【霍山】縣名，屬安徽省。【麻埠】在今六安縣西南九十里。【流波壩】未詳。【商】

城固始】縣名，屬河南省。【金家寨】霍山縣東有金子寨，未知是否？【糗】乾糧。【惘惘】無知貌。【天柱】即霍山，在

縣之西北。【捻匪】清嘉慶時，山東江蘇安徽三省交界處，鄉人迎神賽會，有燃油紙捻為龍戲之俗。咸豐時，結黨造反，謂之捻子。

【英山】縣名，屬安徽省。【泥淖】泥水和，深厚之處。【瘰癧】瘰，久疔。癧，惡瘡。【師宗】舊雲南州名，民國改縣，屬雲南省。

【朱子真西山句】朱熹有大學集注或問等書，真名德秀，字希元，宋浦城人，著有大學衍義。【封豕】封，大也。左定：吳為封

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負塗張弧】易見家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按負塗，穢也。張弧，防害也。【赤舌燒城】喻

讒口也。太玄經：赤舌燒城，吐水於餅。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榮也。

劉君季霞墓誌銘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勉其兄，歸則傳會吉語，慰安其父。

咸豐四年二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寧鄉，季霞閒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寧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峒，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踞蒲圻音新縣，得以其暇益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鋪，以蒲圻南門地險而偏，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音販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林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賊扼險立柵，穿塹數重，槍礮環擊不可近。閒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稍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槍斃二賊，又鞭卒之稍退者，一賊伏下田發槍，中傷季霞仆地，孟容昇其弟歸營。而自麾衆禦之，短兵確鬪，切堅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閒舉火燔音煩其木柵，煙燄漫天，五壘齊破。是夕，

遂攻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賜卹。

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是非，無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賔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喪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曩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

咸豐八年某月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故國子監學錄廣璠瑣音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厚屋古厚爲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崢嶸。切方州大府，鼠卻狐驚。提戈殺賊，年少書生。厥少惟何？星終兩紀。溫玉刻茗，翹翹文史。事親從兄，辟咥耳音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嘯。蒲首之山，故壘嵯峨。倉何一儒奮臂，永奠山河。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我銘斯。

石，萬代不磨。

【巴陵】今湖南岳陽縣。【太公】父也。漢書：高祖十日一朝太公。【義寧州】今江西修水縣。【羊樓峒】見上。【鐵

山】在大冶縣北。【崖岸】唐書：不為崖岸，絕之行。【販】平聲。【哇封】猶言界限。【其臭如蘭】易：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元二】後漢書：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即元元也。【溫玉刻蒼】檄紀年：刻其名於蒼華之玉。按蒼華，玉名。【辟

畔】傾頭與語也。禮曲禮：負劍辟畔詔之。【蒲首山】在蒲圻縣西三十里。

新寧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寧。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為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

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歿，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畜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嫠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

新寧，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撓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閒，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織畜，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詔授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

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旣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貲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切時 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切古 藁葬數百人。新寧大饑，餼切於 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勗之。城東北有義冢，歲歲常以冬春培其地。承音

塋，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

逮君歿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伸，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天子褒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娣婦娣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寧西鄉楊溪村之鸞嶺。

昔道光丁未戊申閒，江忠烈公常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

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閒，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覲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夫夷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化居】變化其居也。如在山者販魚鹽，在川者販薪木等是。書然遷有無化居。【唐魏之風】唐魏，古二國名。今山西省地，風俗勤儉樸樸，詩有唐風魏風。

【息耗】猶風虧也。【阡】國語：乘不隴，而物有所歸。注：大曰阡，小曰陌。【人情爲田】語見禮記注。

【夫夷】水名，源出廣西全縣西，東北流入湖南境，經新寧縣，至邵陽縣南入資水。

仁和邵君墓誌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

紹興，老母考終，纍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麾家人出避，圖延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歿則死，賢者遭難，如其不苟也。

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縛尋音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至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會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遊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

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賢否，一切蹙類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

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隋切七音直，由是齟切魚侯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寧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既罷歸，則大覃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

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贊，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謏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屍，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壻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

祔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螿而同捐；箸述盡力許其蕩盡，僅弔煨烏恢切燼徐刃切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祁門】縣名，屬安徽省。【滬】水名，在江蘇上海縣東北，故稱上海曰滬上。【除次】除位以祭。【李文貞】名光地，清福建

安溪人，康熙進士，篤信程朱，所著詩文曰榕村全集。【方侍郎】名苞，曾任禮部侍郎。【縵】采色也。【琦善】清滿洲人，曾因

辦理廣東煙禁不善，鎖拿擬罪，事在道光二十一年。【賽尙阿】清滿洲人，洪楊發難，視師廣西，事在咸豐元年。【鷓】齒相忤也。

【濟寧】舊山東州名，今爲濟寧縣。

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

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卽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歿，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寧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

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賞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更議鑄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_韻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寧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寧布政使，_{古揭}歷於外，蓋二十年。

其守平樂也，亭平民_遙之獄而解其仇，屢磔_摘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

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獠爲亂，公出防邊圍，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獠，獸擾而兒蓄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獠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於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賞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寧，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僚填咽，味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摭他端以相訾毀，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

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勅其躬，亦以牖於人，亦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

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峻。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寧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寶璋、同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

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寧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病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

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日，篤信程朱。有譏其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有，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豐城】縣名，屬江西省。【善化】見歐陽文序注。【平度州】民國改縣，屬山東省。【肥城】縣名，屬山東省。【臨湘縣】屬湖南省。【六部員外郎】清官制六部皆設員外郎，位在郎中之次，因未分部，故統言之。【劉鑲之】統勳孫，官至吏部尚書。

【平樂府】屬廣西，治平樂縣，今廢府留縣。【江安十府糧道】清江寧安徽接界之督糧道。【歛歷】杜牧文：歛歷中外。

【亭平】漢書：張禹平亭棄法。按：亭，均也，亦平也。【生猿】清時廣東湖南設理猿同知，所屬者爲猿戶，見清會典。生猿，未詳化之猿。

【富川】與【賀】皆縣名，屬廣西省。【擾】馴養也。【填咽】多也。【味爽】將明未明之時。【丙夜】半夜子時。

【矜式】矜，敬也。式，法也。【寧鄉】縣名，屬湖南省。【東流】縣名，屬安徽省。【康衢】大路。四達曰康，五達曰衢。

【顯皇】清咸豐也。【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禮注：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軒昊】黃帝、軒轅氏、太昊、伏羲氏。

苗先麓墓誌銘

君諱夔，字先篋，鹿音肅寧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嗜嗜同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編，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閒之河閒城外，得漢時君子館甄，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

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鎬乎老切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嵩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釀其庶切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

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鑿陰音樞音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遊矣。

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音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閒。子貞嘗命工圖已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閒。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賁，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貧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辯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

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

君徐又曰：「吾家有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

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鈎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嘗，察音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

謀形而得聲，勸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肅寧】縣名，屬河北省。

【六書形聲】周禮：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見說文序。

【許氏說文】薛湖南文發序注。

【顧炎武】即亭林。

【君子館】三輔黃圖：獻王嘗設客館二十餘區，以待

學士，此館特其一。又河開府志：府北三十里，堡有毛裏祠，距祠二三里，有村曰君子館，祠內掘得石碑，有明道於君子館設教於詩經邨之語，似此館專以屬毛裏者，載文有君子二字。

吉羊如意之類耳。

【念孫父子】念孫，字懷祖，清高郵人，學者稱石臚先生，乾隆進士，通聲音訓詁之學，撰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子引之，字伯申，嘉慶進士，能傳父學，成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書。

【叔重】許慎字。

【驥格】正邪曲之器。

【書】目不明也。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

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

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爲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爲廣西學政。

君雖閭然自飭，無所矜異，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曹文正公舉君以對，天子旣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歎，以爲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

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析音米必絜，潔同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篋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旣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齎，肆音所欲立應，室無纖埃，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宦游餘財，爲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

產，以覆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遠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

母沒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封_{查音}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封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尙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生與衆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敘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饗堂_{無字典}。莊山之陽。

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贈恭人。妣氏劉，累封恭人，晉贈淑人，旌表節孝。配陶氏，繼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_{華音}驊爲後。妾廖氏，生子騏_{送音}，女六人，孫四人，焯_{酌音}、煥_{蓋音}、燿_{衍音}，皆驊出，煥復出爲

嗣後女孫二人

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德感應之說，警發愚蒙，生徒翼翼，無敢軼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斲不礪，不揭己以爲崇。公以校士，毅以卽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啓羣蒙。皆以仁孝爲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清泉】縣名，舊與衡陽並爲湖南衡州府治，民國併入衡陽。【劉文恪】名權之，號雲房，湖南長沙人，官至大學士。【宛平】縣名，舊爲順天府治，今屬河北省。【曹文正】名振鏞，字儼，安徽歙縣人，官至大學士。【令僕】謂尙書令與僕射也。晉書殷浩傳：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先於其所往】孟子：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齋】付也。【中憲大夫】清正四品文階封職。【恭人】四品。【淑人】三品。【嶽麓書院】在湖南長沙嶽麓山下，宋張栻朱熹講學其處，後爲書院課士之所。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縝栗，納音訥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晰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

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卽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翺洽。徙補楚雄縣，楚雄縣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嵩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藥音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粱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僞也。大吏以君旣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

大姚有薛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覆覈，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

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齧五結痕，非道途閒物，因問輦運之卒，寧覺馱負左右敲音乎，頗憶敲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敲。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鞠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搆訟數十年，君以贖音祭宿獄，終無已時，令昇音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存入而毀之，兩造相顧愕五各眙音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

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

議蠲古支切逋賦，釐定才何切政，多所匡贊。

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為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

曾祖從美，祖必化，餘支切贈奉直大夫，考勝桂，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朝。祖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為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愬音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妣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踰八十，猶籌音鑑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段蓮花臺；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

人於木魚山墳壙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科名賡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禩，古祀長裕後昆。

【忱恂】誠信也。【通】通知忱恂於九德之行。【縝栗】縝，密也。栗，堅也。【懋】懋，義也。【訥訥】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嵩明】舊爲雲南府，今改縣，屬雲南省。【楚雄】舊爲雲南楚雄府治，民國改縣，屬同上。【大姚】縣名，屬雲南省。【爰書】爰，訓易，古者重刑，爰有爰惡，故變易其判辭，使他官考實之。見史記注。【昇】共舉也。【粹】手持也。【愕胎】驚視也。【廣通】縣名，屬同楚雄。【南安】今改爲麻獨縣，屬同上。【卓異】舊制三年大計，舉官之才能優異者。【肅政】肅政。【奉直大夫】清從五品文階封職。【奉政大夫】清正五品文階封職。【宜人】五品命婦。【救】警節也。【忠】實也。【女公】爾雅：夫之姊爲女公。【箒鑑】以箒鑑也。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遵義府，今改縣，屬貴州省。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弘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遊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

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歿，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

河西有寧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切羅達

嗎俗馬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菽音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暮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

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躓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勸。春暮，鏹切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眾嚴兵以待。既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故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縣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旣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邪！」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

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欲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入居半城市。日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

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

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力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二人，曾孫五人。

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

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

引之伯申，張惠言皋文，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

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獨山】舊州名，今改縣，屬貴州省。【弘治】明孝宗年號。【都勻】舊府名，治都勻縣，民國廢府留縣，屬同獨山。【敕封文

林郎】清制六品官以上曰誥封，以下曰敕封。文林郎，正七品文階封職。【期服不與試】言時有兄喪之服，例不得赴試也。

【紀文達】清乾隆時人，名鴻，字曉嵐，四庫全書提要，乃其手纂，官至協辦大學士。【茂州】舊直隸州，屬四川，今改茂縣。【鹽

源】舊屬四川寧遠府，今改縣。【寧遠】府名，屬四川，民國廢，今西昌縣其舊治。【木裏喇嗎左所】地名，木裏一作木理，在鹽

源縣西北，土酋達部，於雍正八年歸附，因授安撫司。按土彝考：打沖河守寨中左千戶所，喇氏世其職。洪武册征月魯帖木兒，賈哈刺土

人刺他效順，其子刺馬非復入貢，授中左副千戶。永樂時升爲正，刺馬或即喇嗎，以氏名其地歟。【菽】詩：視爾如菽。注：菽，菜也，今荆

葵。【土司】明清時領有番苗獠蠻之地，即以其人治之，子孫世襲曰土司。【鏟】鐵器，削物之用。【填咽】言人衆擁擠也。爾

史：貧客填咽。【甲子】清仁宗嘉慶九年。【儼】租人屋也。【惠氏】名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籍吳縣人，著有易說、子棟，字定

字，號松厓，尤邃於易，著有周易述。【閻氏】名若璣，字百詩，清太原人，著有古文尚書疏證等書。【陳氏】名奐，受業段玉裁，作毛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韓穉等書。】江氏名永，字慎修，清婺源人，著有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等書。

【王氏父子】念孫，引之，見苗先、龐參、諸銘注。【宋文正】名珪，字石君，號南崖，清仁宗朝，官至

協藥大學士，有知不足齋詩文集。【阮文達】名元，儀徵人，官至大學士，著有雙經室集。

【張皋文】名惠言，清江蘇武進人，嘉慶進士，著有茗柯文集。【郝懿行】字恂九，樓費人，官主事，注山海經。

【鄧湘皋先生墓表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為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慎音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洛、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音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顯顯，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為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

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寧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屬香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灘音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

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玄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宗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

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弘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邪！何其厚也！

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

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緇、光絨、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

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奉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悞】廣也。見廣雅釋詁。【欄東】後易名轄，字念祖，乾隆舉人，工詩。【韻灝】白虎通：韻者，專也。【篇什】詩雅頌十篇爲一什，後世因沿稱之。【逢覆】反復詰難也。【褊】狹也。【跌宕】不羈也。【服嶺】卽五嶺。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卽越城、嶺。

臨賀、卽萌渚嶺，桂陽、卽騎田嶺，揭陽、卽都盧嶺。【資江】在益陽縣南。【灘】源出廣西。【沅湘】沅水源出貴州，入湖南，湘水出零山，入湘潭縣。【楚寶】明湘潭周聚積軒，凡四十五卷，專紀楚中人物。鄧氏又增輯之，名曰楚寶增輯考異。【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二句】永明，卽永明王由鄉。順治四年，清命孔有德等率兵下湖南，定興伯何騰蛟與總兵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壁走寶慶。

湖北巡撫蔣胤錫走永定衛，王有才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五月清兵抵衡州，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八月清兵破武岡，常備

寶慶盡失，永明王入柳州。柳州陷，王走象州，時清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羅式祖議分地自守，至國

鄧湘皋先生墓表

桂林五年清兵入粵西，永忠憤於興安。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李成棟以粵東叛，歸於王。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胤錫亦自常德趨湘潭。六年清兵下湘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墮水死。【寶慶府】今廢，邵陽縣其舊治。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明崇禎壬午舉人，晚年隱居于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

【周子】即教頤，曾孫邵州事。【五忠祠】在長沙縣北門內，朱熹師潭時所立。祀管司馬永、宋孟彥卿、趙

民彥、劉玠、趙聿之。

隨州李君墓表

隨州，舊屬湖北德安府，民國改縣。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計俗作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既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視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樹人事予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

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毫毛不以措

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蠱起，漢沔荆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澗潭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窟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互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其歿也，哭之皆哀云。

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寔昌大矣！

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嵩明君貴，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歿二十年，君

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眾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赴】營喪也。【漢河荆襄】漢河，水名。漢入江處謂之河口，即今湖北漢口。荊州襄陽，晉清時湖北府名。【還】水名，在湖北黃德安府境內。【蹂躪】踐踏也。漢書：奔走相蹂躪。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黃音、國葆，謹視含斂。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內山，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

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

二狠痿

痺

比音動止不良；

明年冬，疾益篤，暗

因音不

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頰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頻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切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洩，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污，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旦，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污襦備音袴，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篋概音輿游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

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尙安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痿痺】 【復輿】均見前歐陽氏姑婦節孝傳注。【暗】失音也。【頤使】謂口不言，而動頤示意也。【蹙頰】頰，鼻竇也。

【孟字】舉疾首蹙頰而相告。【襦袴】禮內則：衣不帛袴。按：襦，短袂也。

大界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

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

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嶠山下，壠力腫切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之忍切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所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播音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飢音

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切胡結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

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一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矣。

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鍾，見者憚懾；切之涉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唏，喜音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人音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睒；切洛代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媪，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遷太夫人之柩祔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

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

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貤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

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公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閒。國華貞幹歿於軍，國藩與國峯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絜維祖德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眾徵，無虛美云。

【來葉】後代也。【壠】田中高處。【畛】田中路也。【畦】區也。【耘】去草。【庸保】受值而爲人役者。【攬】采也。

【蹇】蹇蹇。【唏】哀而不泣曰唏。見方言。【紉】纏繞展而紉之。【阡】墓道。

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

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童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爲煩苦也。」

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挈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橐筆，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

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

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

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嗃呼

切，詰數愆尤。閒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邪，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

負牆，蹶切子六踏音徐進，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痺瘖啞，起居造次，必依府

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

眾人所能喻耳。

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

擊。未幾，國藩奔母喪回籍，奉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命治舟師，援剿湖北。府

君僻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

勇北征鄂，東征豫章，屢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

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朝廷褒卹，并予美諡。而國藩與國

荃，遂克復安慶江寧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盡驅諸子執戈赴敵之

所致也。

初國藩以道光閒官京師，恭遇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閒，四遇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

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饘飩音熾爨音燂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而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眾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壁衝，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

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歿。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皇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二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科目秀才】唐制取士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餘科，故曰科目。後世止進士一科，亦稱科目，沿用之誤也。見訂遺雜錄。【嗚嗚】嚴酷貌。易家人嗚嗚。【跟跄】論語注：恭敬不寧之貌。【三河鎮】在安徽舒城，李績資喪師於此，國非死之。【復安慶】咸豐十一年。【復金陵】同治三年。【厚恩】國有慶典，加恩於下，單及也。【嬪】婦也。【饕餮】炊黍稷也。儀禮：主婦視餼饗於西堂下。

季弟事恆墓誌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落自將，

脫去町_{他頂切}哇；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_{古美字}惡，不甚厝意。不隨眾爲疑信，時

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

咸豐三年，國藩奉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

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爲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已願下之。四

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

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掇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黹_{他感切}歸去，築室紫田山

中，柴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

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

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

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

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

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_{郁晉}噢咻_{翻晉}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

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疹疫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

季弟初以功敘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命下，而弟不及見矣！

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畱以有待。嗚呼！聖主之於臣家，恩寵不訾；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邪！

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

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潰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潰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並於時賢；忠足以結主知，而褻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何！矢堅貞而無怨，儻彌久而不磨！

【叮哇】田踐處曰叮哇，區也。莊子：彼且爲無叮哇，亦與之爲無叮哇，此喻不守成法也。【參伍】湯參伍以變。注：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黯黯】楚辭：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黯而有瑕。按作黑暗解。【宣池】宣州池州，舊二府名，屬安徽。【噢咻】痛念聲。左襄：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魯港】鎮名，在安徽蕪湖縣。【繁昌】縣名，屬安徽省。【南陵蕪湖】皆縣名。南陵，舊屬安徽寧國府，今屬安徽省。【東西梁山】在和縣者爲西梁山，在當塗者爲東梁山。【和州】今爲和縣，屬安徽省。【當塗】縣名，舊爲安徽太平府治，今屬安徽省。【采石】地名，在當塗縣西北二十里牛渚山下，突出於江中之磯。【雨花臺】在江蘇江寧縣南，據岡阜最高處，遙瞰大江，俯臨城市，爲金陵扼要之地。【疹】惡氣。【不訾】猶無限也。

彭母曾孺人墓誌

彭母曾孺人墓誌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爲者。

昔我少時，鄉里家給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繼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蹙，任恤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

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冢婦，又吾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嘗不潔；議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營慮；小而廁_{次音}膾_{住音}灑掃，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內奉菲薄，外圖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歉絀矣。

己亥秋，余將入都供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侔；憫其愈勤，又驚其衰，

爲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

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四都西坤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予姑夫也，先孺人二年卒。次慶吉，次慶平，好學能文。孫六人：毓耒、毓楷、戶音毓橋、毓椿、毓材、毓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莊以儷。於計佩管舟鱗，攜音德容棣棣。勛哉夫子，儷光儷鴻。五十餘載，无遂有終。曷瘁厥躬，言育我鞠。無恥我壘，實繁旨蓄。離離令問，匪邇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喬。南山嶂，切勒沒峯，切茲幸樹青青。弗騫，愆音弗拜，萬代千齡。

【織屬】繡長二寸，闊八寸，約小兒於背者。此言置物於襁而不絕也。漢書：輪祖織屬不絕。繡又通鑷，作錢貫解。【任恤】以恩相信
目任，賑濟貧乏曰恤。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王姑】王父之姊妹。見爾雅。【廁胸】廁，坑。胸，短鑿也。史記：廁胸身自浣滌。
【庭除】庭前階下。【儷】儷，順也。【佩管舟鱗】婦事舅姑，右佩大鱗，左佩小鱗。見禮內則。按：箴、同鏡、管，所以藏鏡也。觀。

解結之物。舟帶也。詩何以舟之。【棣棣】爾習貌。詩威儀棣棣。【麗光儕鴻】梁鴻，東漢高士，與妻孟光同著賢名。【无遂

有終】謂无所不遂而終致有成也。易无攸遂，在中饋。【無恥我壘】詩餅之馨矣，惟壘之恥，壘大於瓶。【旨蓄】儲藏菜類，以

爲冬時食品。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離離】光明也。【崑宰】高也。【幸樹】幸，塚也。公羊傳：幸上之木拱矣。【霽】虧也。

【拜】率下其枝，如人之拜。詩勿剪勿拜。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陳君岱雲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溢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閒，由茶陵徙長沙六世，百餘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門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歿，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五年，既歿而斂，求袷日音衣，無一完者，吾之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請爲銘。」

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嘗大病，余朝夕存問，備得安

人侍疾狀。他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頗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矣。安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禱於室神，求促其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蕙，及陳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惶愕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歎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奈何。明日疾乍平，則皆訝。光蕙覘安人衣袖血迹，稍廉得之，不敢以詢。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

道微俗薄，舉世方尙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乃證切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

安人本醴陵人，居長沙，處士昌綱之孫，歲貢生履元之子，以孝謹特爲父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某，

神仙人也，卽擇壻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抉吾目也。」是時陳君之元配歿二年矣。旣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其母者致愛焉，以是得姑歡。凡修所職，皆衷於大體，無鉅細必愨。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茲可謂賢矣！況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

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謨，次遠濟，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余旣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陳君之悲。陳君名源亮，今爲翰林院編修，——纂修國史也。銘曰：

民各有天，惟所治，燾同我以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義擎天，譬廣廈，其柱苟頽，無完瓦，自今無以身代者，有一於此，雙蓋寡。憂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隕，非人尸，跖修淵短，誰敢訾？銘茲大節，貞厥垂，有他淑行，以類推。

【茶陵】舊州名，今爲縣，屬湖南省。

【相】婦人近身衣。左宣皆喪其袒服。

【尼】正也。

【醴陵】縣名，屬同茶陵。

【詩】瀛

浴風句。【尸】主也。【斷修澗短】蓋斷壽終，類澗短命。

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為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孟容，誼亦莫隆焉。以是褻博音於人，人亦褻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巾履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關絕，或望甚，私怨喁喁。

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音甫音

伏音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疚。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譌五禾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寧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駭。駭同

國藩以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追憶，

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

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竟切衝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

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

所以識於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姨，仍世不墮，名媛陰音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

投溫承愉。胡洪胡瑣，室事敦我，未匱先防，有置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崎音以

平劑才詣切如羽諧宮。廣賚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蠲饈必

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晞音淵濤音，吾見亦寡。二仲並殤，

化爲黃土。次葵次蕃，驂駕如舞。三女婉婉晚音，皆嫁士人。兩孫葩巴音，玉立振振。

長曰培基，幼者培垢古厚字。女孫惟四，不書誰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春秋，返

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勒音泐

銘，以詔茫茫。

【撮】表白也。【六官】禮部爲六部之一，公時爲禮部侍郎，故云。【喁喁】翠魚以口上向之謂，借喻爲向墓意。史記：延類舉踵，喁喁然皆爭聲義。【太公】稱父也。【譚有淑妃二句】詩衛風：譚公維私，女子謂姊妹之夫也。見爾雅。【敦我】詩：王事敦我，敦道也。【畸】曲也，零也。【劑】物之配合而成者曰劑。【鄉亭】地較縣爲小，後漢書百官志：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尸祭】主祭也。【獨餽】餽，潔也。餽，酒食也。詩：吉餽爲餽。【淵騫】瀕也。【騫駕如舞】詩：兩騫既駕，又兩騫如舞。【媿】順也。【茁】生長貌。【泐】勒之假借字，勒刻也。

錢塘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塘丁士元，圖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系，述其節行，踵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周氏，南疆釋史，曾以撥梁入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今二百載矣。維塋域有下窆方驗之石，不克宣刻事蹟，暴諸道路，懼終將晦湮，且無以興救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夙於文，如不余屏，請爲文揚之墓，是寵施吾族，而厚吾先世以不朽也。」

國藩禮辭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畸行，與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顯

有委，以激懦者。其語曰：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賈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盡刺十指，劑血以進，病良已。瑞南旣買遷於杭，家中有無，壹仰烈婦。裁完而緝匱，羸事而縮食，秩如也。

順治三年，我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閒，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賊數規之，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繼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有三歲。

瑞南在杭，聞難，奔焉。三日矣，屍不腐，蚊蚋音音不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心，曰：「孰不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

前烈婦所挈竄之二子，長曰聘賢，季曰茂卿。至是茂卿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隆十四年，孫可學，上其事於朝，乃蒙恩予旌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贈烈婦爲安人。又九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入翰

林，丁氏寢寢昌大矣。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非必久長不敝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慎之須臾，如烈婦之光顯，豈須臾也哉！亦且長久焉爾！

【南疆釋史】清溫睿臨著。睿臨字爾圖，烏程人。【掇】拾取也。【下窆之石】窆，葬下棺也。窆石，引棺下穴之石。【別子】

禮大傳：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祖者。【殊】死也。【訥】駁也。【周章】倉皇貌。三國志：賊周章方結陣。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齟齬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

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騫；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圖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

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交所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如御騫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
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夫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閣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

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從回切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求適吾口者，嗜才謂切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編同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閒；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脩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袁然冠首。余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脩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

先生持論闕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班馬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同畢伊呀香，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

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市音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利祿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闌通音貿易，瓌瓌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緡音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在各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已

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夫尾行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馬氏經籍考】馬福臨，字貴與，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經籍考為通考中之一類。【文淵閣】在京師紫禁城內東南隅，清貯四庫全書，設領閣事及校理等官。【紀澤】僧公長子，字勸剛，諡惠敏。【武梁祠】在今山東嘉祥縣武宅山，有石室，四壁刻古帝

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畫像。【靈光殿】遺址在今山東曲阜縣，東漢廢帝子恭王所立。王延壽魯靈光賦序：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遺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榑章之殿，皆見燹焚，而靈光殿歸然獨存焉。【列女傳】漢劉

向撰。【拘幽演易】殷紂囚文王於羑里，文王演易，作六十四卦象辭。【尼山】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孔子父叔梁紇與母親氏魯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子長】司馬遷字。【斗筭】小器。【姝姝】柔備也。莊子：暖曖姝姝。【諸葛公】名

亮，字孔明，三國蜀相。【陸敬輿】名贄，唐德宗時相，諡宣公。【范希文】名仲淹，宋仁宗相。【司馬君實】名光，宋陝州夏縣涇水鄉人，歷任仁宗英宗神宗，相哲宗，卒諡文正。【伊呂】商伊尹，周呂尚，輔其君於王者。【管晏】春秋齊管仲晏嬰也。以其

君穎顯者。【游夏】孔子弟子，子游子夏也。【徽志】徽如琴弦之有十三徽，徽志，標識也。【洙泗】二水名，在曲阜縣。史記：孔子設教於洙泗之上。【子雲】揚雄字。【相如】姓同馬，字長卿，漢成都人，武帝時召爲郎，長於詞賦。【匡衡】字稚圭，漢東海人，通經義，封樂昌侯。【隕】降也。【噤】嘗也，飲至齒也。【李杜蘇黃】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八書】史記類志政要之文：曰書、曰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共八篇。【通典】見渤海圖說書後注。【鄭志】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嗜好爲考證倫類之學，著有通志二百卷。【王伯厚】名應麟，注見前。【張高菴】名爾岐，字稷若，濟陽人，明季諸生，恪守程朱，尤精三禮。【江戴】江永戴震。【秦蕙田】字樹峰，號昧齋，清金匱人，乾隆時官刑部尙書，著有五禮通考，證文恭畢。【因果】佛家語，因謂所作者，果謂所受者，如播其種，因也，收其實，果也。種善因必得善果，種惡因必得惡果，乃自然之道。【估】釋學記：呻其估畢，注估、視也。畢，簡也。【射策】猶言對策，考試時發策問，令考生對之。【汲汲】欲速之意。

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嘆曰：剛浸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者欲，好盈而惡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切，總紅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音黻音，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囊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搯音挽烏，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筭，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眾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

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夫道德之義，方懼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

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

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猷無爲，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者，皆使畱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閒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臨】易卦名。【剛浸而長三句】易臨卦語。【鑿衡】說文：鑿，鑿也。詩周頌：條華有鑿。釋文：鑿，不作鑿。鑿，金飾也。衡，車端

橫木也。【黼黻】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鑿牖】禮檀弓：蓬戶甕牖。【金紫】金章紫綬，仕後之佩帶也。【搯挽】與扼

腐同。【位不期驕二句】見書經。【象筋玉杯】商紂始爲象筋，箕子嘆曰：今爲象筋，必爲玉杯。見史記宋微子世家。【軌

物】法度也。左：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謹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備員句】東宮，太子所居，時曾公爲

詹事，府左右庶子官。【凡厥庶民五句】周書洪範語。【不協於極】謂不合於中也。【不稱其服】詩曹風：彼其之子，

不稱其服。【主減主盈】禮樂記：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槐陰書屋圖記

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爲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爲績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

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孔音德總音刻無暇晷，閒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閒，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

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如羊切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尙何精詳之有哉？

我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卽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旣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反。曹官白事判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閒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

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潞河】爲北運河之上游，卽白河。

【汴京】北宋都河南稱汴京。

【浩穰】漢書：長安中浩穰，浩，大也。穰，盛也。

【睢州湯】

睢州，今河南睢縣。湯名斌，字孔伯，號潛庵，官至工部尙書，諡文正，從祀孔廟。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

【儀封張】儀封，古縣名。

在今河南通封縣治東北。服名伯行，字孝先，官至倉場總督，諡清恪。著有困學錄續錄，正誼堂文集。【江陰楊】名時，字癡齋，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定。著有楊氏全書。江陰縣屬江蘇省。【高安朱】高安縣名，屬江西省。朱名軾，字若塵，官至大學士，諡文端。著有易經春秋詳講，禮記集言，周禮注解，儀禮節略。【臨桂陳】名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官至大學士，諡文恭。著有滄遠堂稿。臨桂縣今改桂林。【合河孫】名嘉澂，字錫公，一字懿齋，官至大學士，諡文定。著有春秋義及文集。合河，今山西省興縣是。【離宮】即圓明園，為雍正在此時所賜，後清帝常駐蹕，咸豐時為英法軍所火。

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音富，富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夫其大，而知眾人之所爭者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孳，絮論短長矣。

余嘗卽其說進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

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閒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斯^音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吾友劉君孟容，澁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也，莊生閱天下之士，澁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苦澁切}。其室。君子以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煊^{許元切}，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

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齊景公三句】李亦作舜，餓死人也。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董梧宜僚壺子】董梧，吳之有道者。宜僚，姓熊，楚人。壺子，姓林，鄭人。分見莊子徐無鬼、山木、應帝王篇。【炎炎四句】見揚

子法言。

湘鄉縣賓興堂記

賓興，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按：科舉時代，士子應鄉試，地方以公費補助之，曰賓興。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龕同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為帝者皆諡文。我朝龍興遼瀋，音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

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而下，入金

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倣晉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切許遠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禮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以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淳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訢合無閒，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若此！

咸豐癸丑，唐侯臨蒞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賭音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聖恩增加，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繼，公車之欲北者，不

足於資與，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年租入，爲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之，立條明約，既簡既堅，以期久遠。

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饒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切剗音廉捐義，媮音爲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

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眾，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色，搏通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移音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

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擲，高晉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蓀焉者。余雖衰鈍，尚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龍】法言：劉龜陽。如漢至諡文。漢高祖劉邦，子爲文帝恆。魏武帝操，子爲文帝丕。宋武帝劉裕，子爲文帝義隆。陳武帝顓，子爲文帝蒨。折拔魏太武帝蕭，孫爲文成帝濬。高齊神武敷，子爲文襄澄。唐高祖淵，子爲文皇帝世民。明高祖元璋，子爲文皇帝。與】王者崛起也。班固賦：周以龍興。【遼瀋】二水名，俱在遼寧。又遼陽瀋陽二縣名，清太祖自遼陽遷都瀋陽，名曰盛京，後置奉天府，定爲陪都，民國廢府存縣，改名瀋陽，歸爲遼寧省治。【太祖】名努爾哈齊。【國書】遼金元清各以其本部所造之字，爲國書。【太宗】名皇太極。【河朔】時捻匪肆擾，多在黃河之北。【瀛碣】指山東；瀛，渤海；碣石。【汾晉】汾水在山西省，指山西。【烜然】聲威之盛。【羅忠節】卽譚廟。【王壯武公】名珍，字瑛山。【李續賓兄弟】續賓，字迪庵，卒諡忠武。續宣，字克讓，號希庵，卒諡勇毅。【蕭啓江】字濟川，卒諡壯果。【劉騰鴻】字時衡，卒諡武烈。【趙煥聯】宋詩。【蔣益澧】字蕲泉，卒諡果敏。【安定】今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地。【天水】今甘肅通渭縣西南。【隴西】今甘肅舊蘭州府狄道州治。【堵】垣也，五丈爲堵。【咸豐癸丑】清文宗三年。【春官公車】春官，謂禮部公車。漢時應徵之人，皆由公家以車選送，清時舉人入京會試稱公車，本此。【鹿鳴計偕】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之章。計偕，漢書：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清時舉人赴會試曰計偕。【委蛇】自得之貌。【載蕤】蕤，韜也。句見詩。【倍蓰】倍，一倍。蓰，五倍。【左券】說文：券，契約也。分爲左

右，各執其一，以爲信也。

江寧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寧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無上聲規制粗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何音濬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聲反去字，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及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新音既敕既周，初終無懈。

冶城山巔，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止音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聲紅上采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

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鼓舞毗庶。

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以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

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洒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馐音切有定尺位，綏同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

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

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

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旣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竊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

吾觀江寧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

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同廩乎企嚮聖賢之城，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平洪楊有功，封肅毅伯，官至大學士，諡文忠。

【無廩屋】在江蘇江寧縣，本吳治錢之所，因名。東晉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思，有高世之想。見金陵記。

【泮池】禮王制：天子曰泮池，諸侯曰頽宮。按：泮類同，泮之言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而北無水也。

【泮池】禮王制：天子曰泮池，諸侯曰頽宮。按：泮類同，泮之言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而北無水也。

【朝天堂】在治城山，楊吳時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明改朝天堂。按：楊行密長子儼，僭號吳王。

【神靈之依止也。史記：祠上帝西時。】渭陽五帝廟，在陝西省城南，秦漢時祀五帝之廟。

【黃冠】李淳風父攝，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見唐書方技傳。後因通稱道士爲黃冠。

【九法】本作九瀛。周禮：掌建邦國之九瀛。【羹食肴馐】馐，切肉也。禮曲禮：左有右馐，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綏綏紳佩】綏綏皆冠系。紳，大帶之垂者。佩玉。皆見禮玉藻。【冠禮昏禮士相見】皆儀禮篇名。

【三物】見送江小帆觀學湖泮序。【八政】禮王制：齊八政以防淫。疏：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也。

【太一】本作大一。禮禮運：夫禮必本於大一。疏：極大曰天，未分曰一。

【鄉飲大射禮】音儀禮篇名。【無禮無學賊民斯興】見孟子。

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者，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眾以無隕。而詰音哲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

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洒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

竊曾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道之東而東，道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侗通音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耆欲，逐眾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

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鱣音秋之若易靡。及其旣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鐘鼓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

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曝，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諱亦及之。曰：「此猶小眚，省音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

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

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尚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即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章倫切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祭酒】古時燕享，必推年長者，用酒以祭始創飲食之人，後遂沿為齒德並尊之稱。【雲閣】名蓬源。【伺】無知識也。【鱸】

本作鱸。荀子：大燕饗香後。注：賤踏之義。【書升】禮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按：書謂記其名也。【郊遂】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古司徒視學，簡不帥教者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又不變，則屏之遠方。見同上。【開府】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漢

制：雜三公開府，後多以將軍開府，故後世稱督撫為開府。【漢十三家法】漢經學家，有十三博士。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湖口，縣名，屬江西省。在鄱陽湖口，故名。地居江湖之衝，為長江水師中路

要塞。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嘉潮道彭君雪琴，方

庀音碑切材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

疏上，報可。

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芻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閑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隴。與塋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魁星之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

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喋音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騁號呼然若破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

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眾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其音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矯倚音旒乃倚啾切瑒切，即由瑒，七羊切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

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乎豪傑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為發其凡焉。

【廣東惠州嘉道】清廣東惠州潮州嘉應二府一州之道員。【彭雪琴】名玉麟，清衡陽人，曾統長江水師，累官兵部尚書。

【庀】治也。【鳩】聚也。【蕭捷三】字敏南，湖南武陵人，死湖口之難，謚節愍。【臨】小障。【石鐘山】在湖口縣北。

【厚庵】名載福，又名岳斌，湖南善化人，以水師立功，官至陝甘總督。【喋血】血流貌。漢書：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彭蠡】

即江西鄱陽湖。【惝然】解物聲也。莊子：斧刀惝然。【裸】用鬱鬱之酒，澆地以降神也。【旒旒】旌旗從風貌。【啾瑒】鳴

玉聲，〔響聲，肩聲，同悉也。〕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

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犄^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

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州。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寧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春，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州。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眾著之事，大略如此。

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

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勤，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寧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陣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遣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千里，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饋餉遲音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音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反；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畱遺矣。

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

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駮開魚駮兩切，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旣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寧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寧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旣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向榮】詳江忠烈神道碑。元從諸軍，即榮所領者。【琦善】滿人，以辦禁煙事，甘効林則徐，議和不設備，致喪師辱國。【犄角】犄，亦作犄，率一足也。左：齊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粵人】劉麗川也。【瓜州】鎮名，在江蘇江都縣南，當運河之口。

【托明阿德興阿吉爾杭阿和春】皆滿人。吉字雨三，死鎮江，諡勇烈；和死常州，諡忠壯。【張國樑】初名嘉祥，字殿臣，廣東高要人。官至湖南提督，屢勝粵匪，扼於和春，丹陽失守，大營奔潰，死之。

【天長】縣名，屬安徽省。【江浦六合】皆縣名，屬江蘇省。【儀徵】縣名，屬江蘇省。【張玉良】四川人，名亞國樑，死於抗城之難，諡忠壯。【馮子材】字萃亭，廣東欽州人，官至提督，官敗法兵。【都興阿】字直夫，滿人，官至盛京將軍。【溧水溧陽高淳句容】皆縣名，屬江蘇省。【虎嵩林】四川人，坤元之父。【鄧紹良】字臣若，湖南藍州廳人，向榮原將，官至提督。【鄭魁士】曾官浙江提督。【周天受】四川人，官至湖南提督，死於寧國，諡忠壯。【延建】延平建寧，福建府名，今南平建甌兩縣治。【饌】運糧饋之也。左：成：宣伯饌諸穀。【汛地】官軍隊所防地。【犁穴擒渠】犁，平也。渠，首也。【策勳】謂書其功於策而命之也。左：僂：策勳飲至。【餘燼】謂火燄之餘，以比發敗之兵。左：成：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秣陵】即江寧縣。【僞王】指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西王蕭朝貴，南王馮

雲山，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等。【駭豎】指于王洪仁玕，邱王洪仁政等。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

面顏憔悴，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夏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跡。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

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隴，鶩音石如鐵，掘塹七豔切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寧鎮三汊楚嫁切。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澁雅音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鬻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市音，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殞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

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慄苦角切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四各切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嘆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

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殍音音切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蠓同蟻傅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楫同楫。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日不交睫接音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槍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

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

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關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眾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寧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

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歿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

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

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橈，牆宇敝同敝丘。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邊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好音 沔厲乘之，積馘才知。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賁晉音冥漠，千禩祀同馨香。新廟孔赫，彝罍古雅將切千羊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彭毓橘】湘鄉人，字杏南，死於捻寇，官至布政使。【劉連捷】湖南湘鄉人，字南雲，官至布政使，著有臨陣心法。【蕭孚泗】

饒補之營將。【朱南桂】未詳。【江寧鎮】在江寧縣西南六十里。【三汊河】在六合縣南潞河上。【大勝關】在江寧縣西南三十里。【李臣典】邵陽人，字祥雲，金陵之下，李貴首功，未幾卒，諡忠壯。【雨花臺】在江寧縣南。【陳湜】字蔚仙，湖南湘鄉人，官至江蘇布政使。【上方高橋】南京外郭之門。【土山】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方山】六合縣東三十里。【博望】山名，在當塗縣西南三十里，一曰東梁山，置關設鎮。【中和橋】在通濟門東南。【秣陵關】江寧縣南五十里，明設關。【湖墅】在六合縣東，古城名。【鍾山】在上元縣東北朝陽門外。【朝陽鐘阜】南京凡十三門，南曰正陽門，其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太平西曰神策，又西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清涼北曰定淮，曰儀鳳。【隧】地道。【趨】善走也。【鑿】質實也。禮器：不然則已鑿。【旁午】事煩雜也。【番休迭進】謂更番休息而遞進也。【李秀成】即忠王，太平將中之有智略者。【櫓】大盾也。【睫】目旁毛。【輔頰】輔，上頰，頰，面旁。【和州含山集縣】和州今改縣，三縣皆屬安徽省。【西梁山】在和州，一名天門山，與東梁山對峙。【鮑超】四川奉節人，字春雲，官至湖南提督。【朱洪章】字煥文，貴州黎平人，官至總兵。【蕪湖太平】皆安徽縣名。【雞鳴山】在江寧西北七里。【枉撓】屈曲也。【絨毳】傾壞也。【濯征】詩：濯征徐國，濯，大也。【同袍】秦風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菅】草名。【珍厲】惡氣。【醜】死人之骨有肉者。【賁】飾也。【學】杯類。【獲醜】醜，業也，惡也。詩：執訊獲醜。

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八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

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_{古珍}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

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剿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

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_{尖音}。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寧州。又以其閒由江還

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_{禮音}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閒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庫_{卑音}不足以嚴典祀。

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上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殞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渠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

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擒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澐_音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

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遍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

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

今海宇粗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解嚴】解疑息甲。見南史。【張亮基】見復胡潤之濟注。【衡山桂東】皆湖南縣名。【謝邦翰】易廷幹，湘鄉人，羅

澤南弟子。【壽字春池】易字臨莊，戰死南昌。【燿】火滅也。【雋】左傳：得雋曰克。謂戰勝得其雄雋。【劉騰鴻】湘鄉人，字時衡，

以布衣保至直隸州。【蕭啓江】字濟川，湘鄉人，官至接察使。【蔣益澧】湖南安福人，字鄰泉，官至廣東巡撫，有平蕩功。

【庫】下也。【張運蘭】字觀章，湘鄉人，官至接察使，死於太平之難。【唐總戎】名訓方，字義渠，湖南常德人，嘗爲安徽巡撫，拒

粵寇，平捻苗，風義高峻，篤於師友，祀湖北名宦祠。【楊昌濬】湖南人，字石泉，歷官至陝甘總督，經澤南弟子。【劉松山】字壽

鼎，湘鄉人，官至提督，死於回難。【劉蓉】見前。【劉嶽昭】字蘆臣，湘鄉人，官至雲貴總督。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

余爲之記。

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軍者，俱沿江遡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

咸豐十二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

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眾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狙音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堞堞音未攀，駢屍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洲洲之役，攻勦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

山之役，輕舟顛簸播音於海濤颶具音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

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

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又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教政，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

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顛已守常，音姝音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

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蠱迹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恍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黃翼升】字昌岐，湘鄉人，官至提督，卒諡武靖。【李朝斌】字質堂，湖南善化人，官至提督。【楊岳斌】初名載福，字厚齋，善

化人，官至陳省總督，卒諡勇毅。【狙伏】狙，猿類，狡黠獸也。私相候伺，如狙之伏而伺物也。【堞】城上女牆。【福山】在常熟

縣北，本名覆釜山，北臨大江，與南通縣之狼山相值，為長江扼要處，清置福山鎮總兵。【經制】猶言常制也，下文即為守常不通變

者說法。【芒屨】即草鞋。陳師道詩：竹枝芒屨取夫行。【江西之急】彭玉麟既克田家鎮，使別將黃翼升等，率水師由湖口駛

入姑塘，為所扼不得進。曾公既至南昌，召玉麟自助，玉麟時歸衡江，西寇隔道不通，乃易衣為賈客，草屨徒步七百餘里，達南康，曾公義

之，復領戰船，破臨江寇壘。【姝姝】柔儒也。莊子：暖暖姝姝。【方略之館】清有方略館，編纂開國以來歷代武功之書。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具計。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

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音診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音去云。

【疾疾】孟子：恆存乎疾疾。注：災患也。 【創】慈也。書：子創者時。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永矢弗諼】矢，誓也。諼，忘也。句見詩考索。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胎胚。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

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二五胚胎】二五，天地也。湯：天數五，地數五。本草：胚胎將兆，按言萬物始生也。【三才】天、地、人也。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齋宿二句】續勸漢官儀：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萬籟二句】唐常建詩：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綬音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

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音古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攪】亂也。詩：祇攪我心。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百歷及茲】再百字之議以及此也。

【爾之再食二句】言日食兩頓，而未嘗或過也。

【黍黍之增二句】黍，數名，十黍爲彙。言增之文增，亦得盈斗也。

【天君】心也。見荀子。

【馬走】自謙之辭，猶言僕也。史記：太史公牛馬走。小爾雅：走，我也。

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

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喩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

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

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諸侯則社以祭，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

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俱立廟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復於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

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蒞官禮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妥侑於一署之內，大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亦以黷濁音慢甚矣。

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爲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

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鄉音萯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襲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不敢須臾蹈故，懼干大戾，謹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爲之詩歌，使工歌以人聲，冀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爲歆鑒！詩曰：

皇韻造文，萬物咸秩。尼山纂經，懸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

究根菱。駭音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進退維僣。位之不當，宣聖在旁。大祀躋僖，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帖。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土地】俗傳注：社者，土地之主也。按：俗稱里社之神曰土地，本此。【天子祭天地二句】禮注：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士大夫以下二句】禮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土爰稼穡】見書洪範。【食毛踐土】毛，草也。左昭：封略

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城隍】易：城復于隍。說文：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禮郊特牲：八蜡，水庸居七；水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泄水，俱即爲祭城隍之始。八蜡，古祭名，每歲建亥之月，田功告成，則合衆八神而索饗之。一先齋，二司農，三農，四郵表驥，五貓虎，六

坊，七水庸，八昆蟲。【張說】字道濟，又字說之，唐洛陽人，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時人以與蘇頲並稱爲大手

筆。【李陽冰】字少溫，唐趙郡人，自之從叔，官至將作監。工篆書，舒元與謂其書不減李斯。【蕭薌】禮郊特牲：然後蕭薌合禮

薌，注蕭，薌也。蕭，穀氣也。【皇顏造文】倉頡，黃帝臣，始造文字。【秩宗】禮官，命伯夷作秩宗，見虞書。【大祀躋僖】左文

大祀于太廟，躋僖，述祀也。謂闕兄僖弟，今反躋于其上也。【來葉】猶言來世。

祭韓公祠文

祭湯海秋文

湯名，湖南益陽人。道光進士，武文傳誦，當時模仿，以主事充軍機章京，擢山東道監察御史。一月三上

章，以劾宗室尙書載銓奴視屬官事，仍回原衙門。時海疆罷兵，英吉利就撫，公上善後事宜三十條，後多採用，卒於道光二十

四年。著有浮丘子九十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

一呬

呼甲

之藥，椽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

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燾斯標。

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嘆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

毛。錫筆樞府，有銛

思年

如刀。儕輩力逐，一虎眾猱。

奴刀

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

鳴驚天，墮落泥滓。

壯士

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鼃

古朝

之市。窮鬼噴沫，

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

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

淮海，戰鼓殷酣。桃

光音

夷所躡，

吝音

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慄。寅歲還朝，左抱

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瞳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

要，斧門培音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羹魚大嘖，可怪宇內兩饜。音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醜。鑿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讎。朋游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眾瘡切羽軌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許發切鋼如鐵。鋒稜冷平擊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縻。以君毅魄，豈日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醉羅活切子一滴，庶攄抽居切我悲！

- 【一呷之藥】呷，吸而飲也。湯狂飲大黃而死。【椽】擊也。【注曹】汪名廷珍，曹名振鏞，皆當時宰相，為陽座師。【羣雀款門二句】漢翟公為廷尉，貧客填門，及罷，門可羅雀。此用其事。【猱】猿也。【坎坎】阿直也。【詩囚】元好問詩：郊島兩詩囚。【屈阮】謂屈原阮籍。【淮海戰鼓】時夷夷獲鎮江定海等處。【憒】灼也。【桃】大有力者，此指夷夷。【泗】鼻液。

也。【睦】直視也。莊子：夫子泰逸絕塵，而回睦乎若後矣。【頗】差多曰頗多。【瀝膽二句】宋史：誰肯披肝瀝胆，觸冒登威。

【斧門掙鎖】掙，研也。掙，擊也。此云胸無城府，相見以誠也。【符充】符，王符，東漢臨涇人，著有潜夫論。充，王充，東漢上虞人，著有

論衡八十五篇。【見豕負塗二句】見，見易。瘖，封。負塗，穢也。豎，攻害也。皆疑阻之象。【瘡】瘡也。【參商二星】出沒不相見，

喻人意見之相違也。【椶】四方木也，此喻剛方之意。

母弟溫甫哀詞

溫甫，字國華，國藩弟。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為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為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

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

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者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詭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謗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

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閒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鑿兵，凡攻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病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悵悵，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

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二年八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躡黃安，喋喋音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盱盱音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

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邪？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邪？遂綴

詞哭之詞曰：

鱣鱣字鱣本鱣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為長，魯國一儒。仲父早

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

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麤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

以嘲詠，灰音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喘音相背，逝將

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

害無災。壘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

降服以禮。而歲告闋，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剗楚限切

潛剗鳥敷切桐，羣舒是嘷。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既山頽，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

六千。命邪時邪！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翰音江北江西，夢魂環繞。叩慟抵昏，

西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鋤耕切

嶸橫音廢壘，雪漬疾智切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子於道光甲辰寄諸

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昏眉指老阮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阮，即阮甫也。

【茶陵】今爲縣。【新昌】今改宜豐，屬江西省。【臨江】府名，今廢，清江縣其舊治。【袁州】府名，今廢，宜春縣其舊治。

【吉安】府名，今吉安縣其舊治。【撫州建昌】今臨川縣南城縣其舊治。【蠟丸】唐書：潁真卿傳：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敢遣使以蠟丸奏請陳事。按：以書狀藏蠟丸中，使敵人不疑，且防水濕也。【劉吳普】劉，涪鄉人，死于九江，諡武烈。吳同知，善參將。時

與溫山同爲鄂撫，胡林翼檄授江西。【咸寧至通城】皆湖北縣名。【上高】江西縣名。【梧信】靜也，又安和貌。【磔

血】血流貌。【盱上】古盱水，一名桂河，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公時在南昌。【鱗鱗】剛直貌。【山立】足立嚴重如山也。禮樂

記：繩于面而立。【榮榮】鮮明貌。東晉詩：榮榮門子。【章門】江西曰豫章，故曰章門。【撫箠】詩：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此言兄

弟之和。【鮮民】詩：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生而得養，其日尙寡，況并不得終養。【苞杞】詩：四牡，集於苞杞，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匪辛伊李】辛，乘疾，宋歷城人，爲湖南安撫，治軍有聲，爲人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故借以比李續賓。【剗】除也。

【剗】剗也。【噉】食也。【兩戒】唐書：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戒，北限戎狄，南限蠻夷。【山頽梁壞】喻人之死

也。見禮檀弓。【君子六千】吳越春秋：乃發習流二千，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伐吳。【簡書】詩：出車，畏此簡書。傳：鄰國有急，以簡

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民國廿六年三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三版

中國文學精華
音注曾滌生文 (全二册)

◎

實價國幣一元

（郵運匯費另加）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二三四五)

82
604
115

標商冊註



(30)
(11245)
1.00